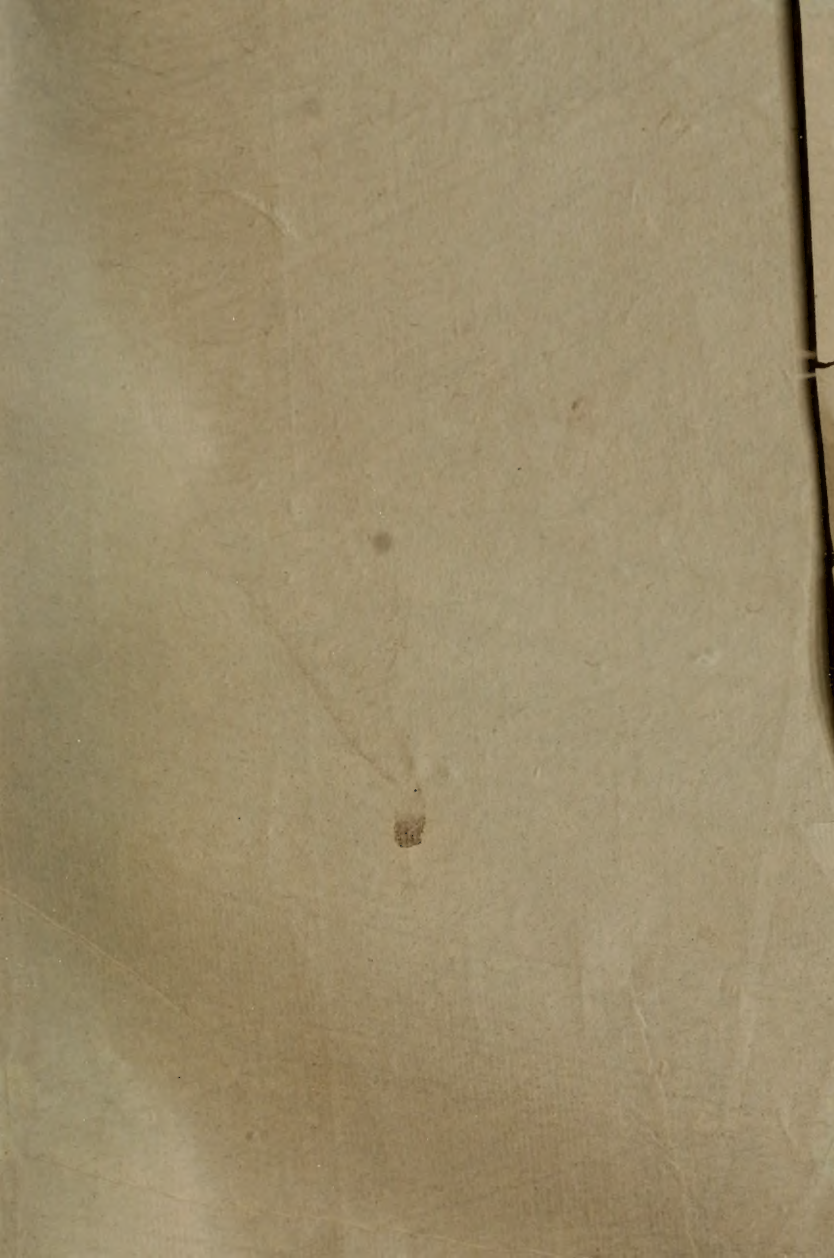


愼宜軒

桐城姚叔節先生

丙辰秋中張伯英題

慎宜軒文

桐城姚永樸先生著

丙辰秋中張伯英題

序

方滄溟弇州之昌於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無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方恂恂於崐
山以老孝廉起而與抗而二子卒莫之勝者固不能以淺麗著幟天下之正宗也袁
趙蔣三家之昌於乾嘉之間也浮囂者羣喣而和之陽湖諸老復各樹一幟爭爲雄
長而惜抱則伏處鍾山無一息曾與之競不三十年間諸子光燄皆熸而天下正宗
尊桐城矣歸姚二公豈蓄必勝之心而古文一道又豈爲競勝之具然人卒莫勝者
載道之文固非絺句繪章者之所能搀也彼庸妄鉅子飣餖過於汪伯玉哮㪍甚於
祝枝山用險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贋力斥桐城不値一錢而無識之謬種和者
嗥聲徹天余則以爲其才不能過伯玉而其頑燄所張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
姚君叔節恒以余爲任氣而好辨余則曰吾非桐城弟子爲師門扞衛者蓋天下文
章務衷於正軌其敢爲黠黑兒猾之句務使人見而沮喪者雖揚雄氏之好奇不如
是也昌黎沈浸于雄文然奇而能正蓋得其神髓而自運以關軸所以自成爲昌黎

之文唯曹成王一碑好用奇字而轉不見其奇乃妄庸之謬種若獨得此秘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見其黯黑兇獰而已不知其所言之爲文也叔節家世能文爲惜抱之從孫所著愼宜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禰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未肖桐城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而得桐城適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遊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少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曾子固文學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深于文者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其能用所長者用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决不爲黯黑兇獰之文可决矣方今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既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其不孤乎因樂爲之敘而歸之閩縣林紓敘

甲寅之歲得識馬通伯先生又因通伯識姚仲實叔節兩昆季三君者故皆桐城宿儒崛起於斯文絕續之交毅然以提倡宗風爲己任竊嘗以爲天下之物特患其不

貴耳物之貴者秘之愈久其發之亦愈光孔孟之文希臘之學說其爲暴君汚世所焚坑而斥禁之者可謂極矣乃不數傳而其道之光明昌大又加熾焉譬之日月星辰之明浮雲一過特俄頃間耳而於其明固無毫末損蝕也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落而無所容鵬之圖南斥鷃非而笑之古之君子於舉一世所不知所不容之會獨抱其絕學孤詣翛然自適於廣漠之野扶搖之天此其故非偶然爾也今叔節爲古君子之所爲毀之而不顧鍥之而不舍以爲文字之業與天地相爲終始苟無文焉則乾坤幾乎熄而萬事萬物皆棼然莫得其統紀故曰文以載道文益工則道愈顯大旱流金石大浸稽天而不濡不熱自若也余既稔聞叔節之論又盡得其生平所爲文而讀之茲又出其近作若干篇屬余點定並爲之序以道其志業之所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值此斯文將喪之秋得叔節其人者謦欬其側吾之喜蓋有甚於詩所云者而叔節者以仲實爲之兄通伯爲之友晤言一室之內而抗懷千載之上其爲喜更不知何若也新城王樹枏

舊序

余年二十一就婚姚氏時外舅安福君方謝官寓皖城有三子閑伯仲實叔節叔節齒最穉裁十歲有成人之度余居一月歸其後姚氏旋里兩家過從益密吾縣先輩風教必兼治義理辭章姚氏自惜抱先生後尤人士所歸嚮外舅喜爲詩詩精顲且多其論學戒炫鬻吾鄙硜硜守其軌轍無或軼叔節學驟進詩文並茂余不能詩嘗一爲之不工遂棄去已而外舅再出涖安福通州范肯堂亦就婚官舍遂大爲詩父子兄弟夫婦甥舅賡續和唱裒然成編也余與肯堂始晤江寧再晤天津及外舅卒官肯堂會喪桐城時幽燕俶擾天子蒙塵閑伯已前卒肯堂亦被病淸羸感觸身世之際淒然苦語窮朝暮余所著書平居不欲示人肯堂來亦第取觀余文未及半而去今肯堂則既死矣幸仲實叔節及余爲時所棄假館近縣歲時歸聚猶得從容各出所業相質正然誠不意今便爲逾五十人也叔節當強仕之年雖不出乃與仲實竝主皖學教澤之覃及者遠其䋲薄可愧報者獨余耳今年春叔節見語郡守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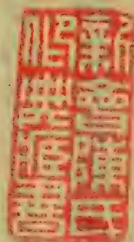
季申錄其文詩五卷將排印之徵序於余余未及爲先是皖中印范伯子詩集十九卷叔節寄我且品目其詩爲國朝第一余復書論肯堂所詣誠過絕人顧詩家各有其性情體貌正不容軒輊且吾輩數人嗜好世所聞也稱心而言人疑其鄙因約刻集彼此不相爲序叔節遂亦不余強也余既盡讀肯堂詩私念今世寧復有是詩又寧復有斯人者乎世曷嘗無人有之而不與吾接則等於無矣幸而並生一域又託爲骨肉親愛當其生不知其難得及其既逝而乃與古人同致其慕想而平生志業所期雖親愛或頗未相傾寫猶不若後人之我知寧非憾邪所謂戒炫鬻者又豈此之謂乎然則叔節之檢存所作用諗同志有以哉余雖欲不言烏得已也肯堂之沒余未有紀述叙叔節文詩感而思焉若夫叔節才美不後肯堂同爲吳至父先生激賞其名聲已自能顯於世余故不暇以詳仍前志也光緒戊申馬其昶



愼宜軒文目錄

愼宜軒文一

桐城姚永概



商鞅論

商君之治秦爲儒者所羞道後世難言之然吾觀其時朝無倖位野無游民貴不下厭功必上聞故開關而戰諸侯崩角閉關而耕禾粟穰熟且其令民也勇公怯私大義昭也同室內息有禁羞惡明也平斗桶權衡丈尺姦僞絕也是以身雖車裂名聲大虧其法行於秦更歷數君卒莫之變終以混一區宇爲始皇資然則商君之罪在行之以恣睢之意非其法之不便乎民也吾獨怪夫王安石者誦周孔之書懷三代之心一旦得君乘埶行其所學天下紛然不便一成一敗曾商君之不如蓋嘗反復於二人之設施而知其無足怪也商君之令疏節闊目豫定於數言之中既成而莫之增易行之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然後東敗魏兵徙都大梁安石之謀宋也不然均輸未已繼之青苗青苗未已繼之保甲保馬至於方田均輸水利募役手實雜

然並舉一令未善一令旋集精敏之吏困於奉行椎魯之民駭於予奪民未富實遽開熙河南江瀘夷一時騷動此其取敗道塗皆知不待賢知別商君之言富強也在秦地小而易舉安石之言富強也在天下廣博而難周又以移心將之無素定之見徒逐逐於苛細叢困於無略而好事也世儒每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歷世長久秦之得天下也以暴故二世而亡是又非也夫與秦爲敵者非六國乎六國之君虐使其民極宮室狗馬鐘鼓美人之好爭城奪地日驅之鋒鏑之中未嘗減於秦而其使民退得安耕進得戰勝父子聚首室家完好去秦相萬也四方之士西而入秦秦必顯其身而用其說雖太后穰侯之親貴皆可以一言而奪之位其君之英偉豈六國比六國之君有賢而不用用矣而不專公子無忌樂毅李牧之徒終以讒廢且秦之所患在六國之從蘇秦一日去趙而天下從解此其埶不折入於秦固不可者論者不究秦與六國主之不同量猥曰得天下以暴夫天下果可以暴得也無怪乎有逆取順守之言也是亂天下之道也吾故因論鞅事而附著之如此

呂刑說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說者謂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以余思之穆王末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爲刻深輕入人罪而斬刈之故命呂侯爲相更革其大甚而反復誥誡之如此且其意以爲劓刵椓黥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道以德爲本以禮爲用以安養民爲事刑者不得已耳故首舉三后成功而不及皋陶非沒其美也說者又謂呂爲伯夷之後乃舉伯夷以攘皋陶且加諸禹稷之上是乃便給小慧文致之辭非君子所宜道至其疑赦云者謂疑於赦者則罰之閱實其罪者謂閱之實當卽以其罪罪之旣疑於赦矣縱之乎則恐其失出而壞法也罪之乎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兩權而約其中遂有是罰鍰調停之法斯亦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誡亦觀王所誥誡如官反貨內來云爾不可遂以作修刑辟爲誡也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禹刑必述之禹湯刑必述之湯九刑爲亂政禹湯亦有亂政

乎且其意特人不特書與呂刑之入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其卽錄是篇之意也夫

苴杖削杖說

禮問喪曰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白虎通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孔穎達謂桐爲同父之義又引竹節在外桐節在內之說又或謂竹圓象天桐方象地永概案此所謂望文生訓者也要其實苴杖削杖之分系乎斬衰齊衰而不系乎父與母古者父斬衰而母齊衰故杖從服而有竹桐之異後世父母服並斬冠裳之制畫一矣獨於一杖不然則竹陽桐陰之說誤之也斬衰苴絰斬衰貌若苴並取苴惡之義此之苴杖固應從同白虎通撰集諸儒之說蓋有聖人遺言雜乎其中其曰竹斷而用之質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與斬衰用麻升數之等相符矣惜乎不專明斯旨又以蹙痛陽陰云云也丘文莊嘗致疑焉而不敢斷呂氏坤乃於夫婦之杖創爲用槐徐氏乾學嘗駁之

是皆因古人曲說致有此謬然則釋經者其可不愼之愼之歟

竹山府君祔廟說

宗法者周人之道也尊尊也以君臣之義裁制父子之恩者也何以言之殷道親親親親者立弟是支子可以傳天子諸侯之位也未有身居其位不得用其禮以祭者也周道尊尊故無子立孫孫傳天子諸侯之位伯父叔父皆其臣也孫傳大夫士之位伯父叔父皆其家臣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曰支子不祭封建世祿之法廢而宗法不行其勢然也何以言之宗廟之制各有品秩古者世及創一廟可傳之子孫今也父爲大夫而子無一命者比比然也是廟不可傳也嫡無子而支子最貴者從古禮與則支子不祭是祖宗有貴子反因嫡無位不得一日之祭也支子居貴位不得伸追榮之恩也故今制立廟但視己身之品不問爲嫡與否是廟不可傳也古者宗廟創於始立之祖傳其位斯傳其廟今也位不可傳則廟中制度易世而皆不可用是廟不可傳也禮始爲大夫者不在遷毀之列古者子孫傳父祖

之位故有始爲大夫之人今也非世爵世祿之家苟爲大夫皆始得也向使十餘世均爲大夫則十餘世之廟皆不毀乎故今制惟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宗室公之祭於高祖以上有始封祖之文其餘自一品以下皆不及誠多窒也既無始封廟何由傳是廟不可傳也然則父以何品立廟子品苟巧與之合得承用其廟乎是又不然子當自用應得之制立廟非承自其父各不相屬也是廟仍不可傳也吾故曰宗法不行者勢也光緒丙子竹山府君於居宅東用五品制立家廟祀高祖考妣以次於今二十八年竹山府君既沒將祔廟元兄石孫府君已前喪矣以周道論廟當傳於石孫府君長子佐燧祧去二代升祔竹山府君石孫府君惟佐燧無位於制不得廟祀但可祭於寢永樸永概於制可立廟已就教職八品五品廟制不同且非嫡長又皆非傳竹山府君位者然則從佐燧毀廟遷祭於寢與兒氏榮光曰父爲大夫得建家廟則廟固父之廟也子安得而毀之從永樸永概而改建八品之廟與子又安得而改父廟也揆之古禮既不合按之今制又多窒反之人情殊不順三者又何居

焉然則世之立宗祠合祭其大宗以下立支祠合祭其小宗以下者殆深知先王之意也乎世祿廢而選舉尚賢也於是擇族之賢者爲長以主宗祠之祭擇支之賢者爲長以主支祠之祭亦尚賢也况國朝天位且不傳嫡而傳賢哉今謹改家廟爲支祠之制上設五龕自編修府君至竹山府君位焉下設五龕石孫府君位其中虛其四以待吾兄弟焉後世子孫祔其旁別爲龕焉可也質諸吳先生汝綸徐先生宗亮馬通伯其昶皆曰可謹記以貽將來

雜說

吾有耳目也人亦有耳目也萃千百人之耳目而觀之其長短肥瘠無一同也耳目之不同也以人各有耳目也人亦各有心也吾烏能同之耶君子之心喻義小人之心喻利其心之不同也其好惡又烏能同耶而不啻惟是君子不能以君子之好強之君子小人不能以小人之好強之小人今夫芻豢人所同好也而既當飽飫則有厭棄之者矣嗟乎好惡若此之紛紛乎則修於身者又安能期人之必好乎夫不能

期人之必好則特立獨行不惑流俗以是爲歸邉計其他哉

富人之養子也居乎廣廈耳皆清冷之音目皆姣好之容卒與之之郊原見牛馬熊豕遂驚悸成疾貧者日飽藜藿游於糞壤視以金玉終日而目不瞚嗟乎見所未見而驚聞所未聞而疑者皆富人之見牛馬熊豕貧者之見金玉也陋矣今有人告我曰人有生而二首者吾信之又告我曰馬可以化而爲人吾亦信之何也天下之變誠非可以吾一人窮也孔子於怪力亂神不語而已未嘗斥其無也夫斥其無而一旦有之則人愈紛紛疑矣

讀秦風

吾友王伯唐兵部嘗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道平居之情致爲佳耳獨奈何發之踴躍用兵之日民氣如此尙堪一戰乎每怪秦人風俗尙武婦人女子相勉以義車鄰駟鐵諸篇讀者爲之氣壯果何道以致此者永概曰尙哉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自公劉太王王季文武周公以道得民民受其教

且數百年周轍雖東此風未替平王避犬戎之難苟安於雒不獨失山河之險也並累世所含濡之遺民而棄之國之寶也視如草菅曾不顧慮嗚呼悲夫秦人乘遺業逮及孝公商君用之挫魏韓之師遂以坐大勇於公戰怯於私鬬此豈旦夕之間持狹隘酷烈之政所可自致乎吾是以知此必文武周公之所留也秦人不善用之雖能滅六國成帝業而教化日微祚不久長此則商君之過也孔子編秦詩於車鄰駟鐵小戎之後蒹葭一章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其用意深矣若曰斯民也秉周禮以用之王天下致太平可也豈僅區區雄霸而已耶世之言政治者其必使人民有秦之風又必用周禮以固之戰勝於當時而國不傷非求旦夕之效者所知也

讀封禪書

太史公感武帝之事而作封禪書世皆識爲刺譏之文予既高其辭復切究其指意蓋封禪者古嘗有之舜之巡狩是也非天子不能行是禮故齊桓公欲封泰山禪梁

父管仲稱受命然後得封禪旣不可乃設之以事而止之非致太平雖天子亦不暇封禪故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且古聖王之巡狩豈嘗淫於鬼神祈福祥善事有長生久視之想哉重城深宮不足以遠攬也必之乎五嶽四瀆與天下君侯士民相見而後極聰明之用盡興革之宜而不致壅隔否塞以孤獨其身也由郎事希而儀堙滅諸儒不能辨明其事方士又爭托於神仙齊人丁公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嗟乎惜哉此太史公所深痛者也後世皆知神仙之妄而不知封禪實古聖帝明王之大政乃絀神仙而並絀封禪太史公尤深痛之故其書首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復引尚書以徵信之見巡狩之典舜如是其重也自漢以後惟唐高宗元宗宋眞宗嘗事登封它無聞焉豈以天子之出千乘萬騎重爲吏民累歟而又非古之制也然予謂太史公書全發端於封禪觀其自序甚明當秦漢之際古今興絕一大際會也詩書古文旣殘缺鄒儒又拘於見聞不能推明其眞失先王之意什蓋七八封禪則尤分面而馳故談遷父

子之問旣病且死執手流涕以相詔語以論著爲兢兢云司馬相如遺札言封禪事其文辭至高翔虛集無而首徵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終之曰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彼亦有所見而云哉彼亦有所見而云哉

讀荀子成相

荀子成相篇有曰世之儒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楊倞曰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世之論者遂謂卿以春申與孔子展禽相提並論猶揚雄之頌莽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卿雖用於春申第一令耳於卿之學初無所施其萬一春申相楚二十餘年死而後卿廢度卿必以王伯之業數數進言之不見聽惟朱英李園之徒時就謀議又暱園而疏英卿之成相其諷諭之作乎不然則春申死追傷辭也孔子之拘展禽之絀皆卿以自況不用卿言是綴道矣蓋曰道之綴者其基則必輸也云爾抑吾讀至終篇臚陳堯舜禹湯辭讓天下之德更反復於讒夫之害其言危痛迫切疑卽指李園之事言之古之帝王

畢天下授受曾無毫末之私而今也圖人敗殘之國出牀第醜媟之中略不自怍甚矣哉迷惑失指故曰欲衷對言不從又曰托於成相以喻意卿不曾自釋之矣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卿蓋自傷其隱於當時孰知千歲之後其意仍幽約黤昧而不自顯又非卿之所及料者哉

讀項羽本紀

項羽殺卿子冠軍救趙破秦以成霸業而義帝被弒夫卿子冠軍之見殺由於待秦趙之斃羽得因而生心以卿子冠軍之智能知武信君之必敗豈不能知羽之足以破秦迺留四十六日遣子相齊置酒高會何也蓋羽之破秦非義帝之福也卿子冠軍知之矣意其必與義帝及諸老將計故逗留羽使沛公得先入關而假他事以誅羽故下令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雖然羽之殺卿子冠軍即在此令彼未能即收羽制其死命而先暴揚於衆此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也又值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益有以藉口然以羽之虓虎殺一卿子冠軍要不

繫此嗟呼羽既破章邯兵略地而西沛公新降咸陽之威向俛首聽其分地羽至此其可臣哉使沛公得先距關而羽負約失信於天下者卿子冠軍也義帝嘗沛公命懸羽手之時猶報羽曰如約豈眞以羽爲能遵其約束耶

書非國語後二首

子厚之爲是編也大氐斥其神怪愚誣之說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江端禮虞槃皆著非非國語余未之見見張子與蘇子瞻所論余以爲子厚之旨與昌黎左氏浮夸言合而其辭頗碎間有過當者世遂以聖人之畏天命折之至其論料民神降于莘穀洛門歸本人事固未可廢也且聖人敬天云者非以天道高明廣大爲可法則也哉至於山崩川竭日月薄蝕懼而修省者蓋聖人固有之特觸外以益內耳使必待是而後修省無是數者其不修省耶左氏又喜載龜卜之言吉凶之應日月不爽或預定於數世之前果若是是皆有定數人何必皇皇自苦以爲君子與聖人敬天之意適相背也自王安石倡天變不足

畏之言宋受其禍故政子厚者亦益力昌黎之辭簡簡則不予人以疵今子厚反復言之宜乎有溢辭矣

子厚駁屈建不薦芰仁人之言也孝子之心也無悖道者蘇子瞻非之謂建也有所大不忍而奪其所忍吾滋惑焉古者宴享有加籩今以父臨沒之言誠哀誠敬而加芰於籩使後世傳曰是楚屈建不忘其親之所貽也雖聖人復生不得斥其過使到也如陳乾昔之屬其子使二婢子夾我則是有害於義也傷其親之名也謂其大不忍也亦宜文王嗜昌歜曾皙嗜羊棗聖與賢皆有所嗜到之嗜芰庸胡傷祭而薦之又胡傷子瞻又曰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夫藥石朋友之道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以朋友之道施之兄弟且不可子瞻乃忍以施之死父乎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既讀震川集一周因以己意評列之嘗以歸府君誌李通議行狀爲第一陶節婦傳先妣事略項脊軒記葉母墓銘次之論諸經水利禦倭之文又次之其尋常酬酢

之作先生固自歎作俗文字亦是命概可見矣嗟呼使先生早登朝廷論列於公卿之班取有明一代大禮大政忠奸之迹與之秉筆紀述是是非非有所考見先生豈無其才耶夫明三百年文章之盛唯先生一人而已而又遭命迍邅不得極其才思所至世與文常相午如此曾文正公乃執其酬應之作譏爲辭費至不得與望溪比倫烏知寂寞荒江之上與身都將相者不可同日語哉然當時吳南屏者奉震川望溪而貶劉姚公嘗貽書戲之或者有所托而云爾耶

書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後

高郵王氏父子以小學名於乾隆嘉慶之際海內推爲碩儒余嘗讀其經義述聞讀書雜志二書能抉發千載之滯鬱使讀古書者變紲曲爲大通豁然若疾病之釋體洵乎弗可及也然非生當太平極盛之時父子繼業居高明之地而竭畢生精神不能若是之宏且富顧余猶有疑事三焉王氏著書之例採唐人說寥寥矣宋以後則絕不之及然其說先祇悔之祇訓多先庚後庚先甲後甲謂古人吉事皆用庚甲日

干則朱子語類皆巳詳言之他與項安世吳澄輩亦時有相犯者貶而絕之顧不能不雷同於其說抑又何也其可疑者一也古書訛脫至不可讀好古者搜採他本或類書注語之引及者讎校而增訂之於是書誠有功矣若其書本自可通雖他書所引間有異同安知誤不在彼能定其孰爲是非哉王氏信本書之文不及其信太平御覽初學記白帖孔帖北堂書鈔之深斯乃好異之弊其可疑者二也古人屬辭意偶而辭不必偶往往有一字而偶二三字者王氏每以句法參差不齊爲疑據類書以改古本不知類書多唐以後人作其時排偶之文務尚工整故其援引隨手更乙使之比和況古人引書但取大義文句之多寡字體之同異絕不計焉從王氏之說是反以今律古失之遠矣此可疑者三也余非好毀先儒也大抵其書可取者七而待定者三焉讀焉者愼之而已

讀抱朴子

葛洪所著抱朴子其自叙云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患之事

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臧否屬儒家一人著書忽儒忽道漫无所宗此可怪也且神仙方藥養生延年自蓺文志已別於道家以洪博覽不應昧此余家藏抱朴子題吳興愼懋官校頗多訛奪獨前有惜抱先生手記謂洪蓋才智之士生晉世值世胄躡位之時風俗偷敝不勝憤慨著書略同王充王符之比主於論世事而旁及神仙道家蓋憤嫉有托焉耳良爲知洪者又謂此書非盡洪所爲本非有內外篇殆晉宋間妄道士取其書分晰之而又雜采邪妄之說及諸符記悉托之於洪以余觀之內外篇詞氣如一洪非他人有所羼入洪自云年二十餘迺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不復援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蓋洪少時嘗爲將兵都尉有戰功未嘗無用世意天下大亂不得已隨嵇居道至廣州避地於南乃借神仙以自晦洪之於神仙與阮籍劉伶之於酒皆有所托焉者也其譏刺時政風俗外篇言之絕痛故別爲內篇稱陳金丹大藥必可成以狷狂之詞掩其本意實有不得已者洪又爲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隱逸著正也神仙著譎也嗟

呼士處亂世不敢與人競權利至於隱居放言已至約矣而仍懼吾書之行而人猶莫之釋焉斯其意尤可悲千載之下能於幽隱中測其微旨非賴有知言之君子乎孫星衍氏得道藏本校槧內篇入平津館叢書而外篇不之及彼殆眞以洪爲神仙家與

駁汪中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明歸有光作貞女論後世士大夫往往喜述之汪氏此議尤博辨而其害道也尤甚不可不論汪氏謂親迎同牢見舅姑而後成婦道納采問名納吉請徵請期是禮所由行非禮所由成者是也夫禮既由是行矣將之以父母之命傳之以媒妁之言國之人皆知某氏女之將爲某氏婦也不幸而壻死藉口於禮之未成以遂其改易之計此自常人之情本無足責其有生死不相背負指天誓心或從死及守志斯固烈女子之爲與志士殺身成仁何異烏得以非禮被之且人何可概量世固有未膺一命而激動忼慨以死公家之難者君子未嘗不許其仁未聞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退之也匹夫一言之細尚不肯自食況女子以身許人生人之大端乎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今貞女或從死或守志事舅姑而立夫後雖欲謂之婦也不亦可乎汪氏所徵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爲女死言之也非爲夫死而女有貞節者言之也執此文欲以律女必改嫁毋乃倍乎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夫無論壻之父母死女之父母死不得嗣爲兄弟之言必待壻家之致命則是女既許嫁必聽命於壻焉可知也壻弗取者新免喪不忍從吉所謂禮辭也而後嫁之嫁此壻也非改嫁也一再辭讓而始成婚緣孝子之心而爲之節故曰禮也汪氏據此以斷凡請期之後皆可改嫁殆失

之不深思與吾謂旣嫁夫死而改嫁未嫁夫死而改嫁被出而改嫁皆可也恒人之情也至於守志從死則非常之人乃有之旌而異焉可也詆而拒焉不可也而况所許之夫未死如袁庶吉士之妹鄭贊善之婢乃責其當從父母之命而改嫁執志不移備受辛楚爲愚不知禮經果有旣許嫁復奪而他適之禮乎歸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夫許嫁之初命非出自父母乎不從其得禮之命而從其失禮之命世固亦有從其父母之命而爲賤辱之行者矣君子亦許之爲純乎女道耶國朝乾嘉諸老炫其博聞強識以剖擊義理之學當時顯達莫如紀文達昀然紀氏筆記於忠臣孝子貞女節婦猶津津稱道之汪氏則旣言未嫁壻死可以改嫁並推之壻未死而不肖亦可以奪而改嫁且並絕不肯改嫁者於禮何其悖哉何其愎哉

胡氏譜序

桐城姚永概

胡君調燮自里走保定抱其家譜若干卷乞序於吳先生先生既爲之序調燮又介先生命永概綴辭於後永概曰吳先生之文世不數見者也子既以先世之故獲所願而歸尚何取於永概戔戔者爲調燮則曰吾族自五代時即占籍桐城北宋以前不可譜今譜自宋南遷始元天歷至今凡七編矣乾隆之譜君家惜抱先生弁言其上道光中君祖又寵之數百言今之來也求吳先生而適又遇君吳先生盛稱君之文章以爲吾邑後來所罕似吾胡氏之譜之成嘗與君家文人相值而兩姓之交率因茲譜若有相之者焉君又奚辭永概嘗聞桐城諸族阮氏之來也獨早逮吾交仲勉詢之果然蓋當宋之末造即有解元公者知名於時其後有以族人抗元兵而不克者遺令子孫不得仕元終元之世阮氏無讀書應舉之人至明乃大顯今胡氏之

遷不後於阮而族近萬人亦與之相埒阮氏入國朝科名人物稍稍衰矣獨仲勉篤行力學畏於友朋化其鄉黨胡氏則自有譜以來讀書之士聲聞庠序登鄉科者仕版者相望也夫名宗巨族之始遷也大都在盜賊蹂躪飢困奔走之間而子姓蕃衍由一人遞至數百千人或萬餘人由一時無聊賴之播越垂及於數百年幾千年之久豈非其始之一人者有淵懿雄傑之姿深隱不可測之量庇賴其後嗣者遠且厚歟而千年之久又必時有人賡續而涵育之歷歲已遐子孫受享覆蔭或不自知觀於他族之或崇或替或暫來而即去流走而靡常然後慨然景望於我之先人所以得有此者蓋非偶然也夙嘗以語仲勉今與胡君言而韙之抑聞桐城諸望大抵出巢山後各自爲譜不合并檢其卷首猶可覆也胡君之祖修譜時或勸以并諸胡爲一則辭以難稽不許順治舊譜前多載附會之說一切削去不稍徇俗議其爲人沈毅有識有足重者胡君又承先志纘爲此編其世世有人可概見余雖不文未敢謝也巢山者在桐城東南際江去縣治百里而強與阮氏之函山實相首尾云

秦君詩序

江南古稱多佳山水匡廬白嶽黃山九華皆峯巒際天根踞數百里幽窅雄奇變化萬端晉唐以來騷人遷客之所睥睨而傷心也迤至吳中地漸坦夷山始平秀港汊繡錯士生其間面目多潔皙姿性穎慧無粗鄙質野之習達者掇科第登公卿爲東南冠冕窮蹙之士則引筆著書或作爲文詞遊遨談說取聲名於一世昔歸熙甫嘗言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它郡所及今更數百年而流風未衰也吾嘗以爲晉元帝南渡中原士大夫相從而來委棄於荊吳之間宋高宗都臨安浙東西又爲冠蓋所叢集故宋元以後東南文明遠過西北實由於此豳風首言求桑之文至漢齊三服官冠帶天下今組織之利惟吳越是擅耕植所獲亦百倍於北人國家漕粟賴以仰給先聖之良法美政皆隨人而南況區區之空言乎秦君鑑庭世爲無錫人而淮海之子孫也與余同客揚州運使署署中賓客數十人皆親愛秦君秦君能畫喜吟詩出其稿二帙相視且徵序於予讀之清麗秀絕誠近今

之傑著矣以秦君之才苟得一二名公巨人出齒牙之餘論揚之於當塗雖不當其責其必可以譽望暴起無疑也豈先輩援引之無其人耶抑秦君薄之不令之見耶將時乎未至求者懷者兩未之値耶吾不能爲秦君解矣爰舉以訊之

丹陽魏氏忠義錄跋

忠義錄凡若干卷咸豐十年三月粵賊陷丹陽魏君毓蕃偕其子純罵賊不屈被害亂平其孫愈先裒錄當時所爲傳誄碑銘詩贊以及祠楹榜語而成此篇愈先有子有聲與余同舉戊子鄉試踰年成進士授部職官安徽補和州守出以見示屬爲之序明之亡也以一諸生捍衞鄉里捐身破家雖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論者以爲當時學術既正蒸爲風俗使然國朝士大夫崇尚漢學鄙棄宋儒舉程朱陸王氏之說一切剷去不道故持躬嶄然不苟多不及元明諸賢然第小節而已至於忠孝大端尙未敢破壞也故狂賊猝起蔓延十三行省勢幾滔天而正人碩士知其日暮必滅以人心之不附也是以曾胡諸公利用之刊平大難致中興太平之蹟垂四十年則學

術人心之有關於世道詎不偉歟今天下才傑之士喜爲驚奇可喜之論自謂兼採東西儒者所長救國之危亡然眞能深通其說立言矜愼無流弊者不過二三君子耳其餘類都不揣彼己之不同勢昧其所長而衒其所短不肖者得之據以爲自營之便利凡百新政他國行之而利者我皆適足以自困非此之故乎今余頽然荒落無用於世久矣夫不能望之於天下者未嘗不可必之一身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與間屏交勉之哉宣統元年八月桐城姚永概跋

重印錢田間先生詩文集序

吾邑田間先生明季爲諸生負氣忼慷中遭黨禍避難吳中妻子被禍已而從亡閩粵思立功名以濟世難故其詩多激昂之音文則指陳利害深切事理不第以著述自見也天眷既定聖聖相承向之負嵎抗阻冀延祚命者均已氷解而雲消先生亦知事不可爲遯跡髡緇歸故里荒江之上閉門課耕乃都集生平之所著整理編次蔚爲巨帙先生之書爲詩學易學莊屈合詁若干卷又復自訂所爲詩文名之曰

藏山閣集顧詩易莊屈四書生前已棃行今其家祠尚存原板歲一印之且四庫著錄流傳海內久矣而藏山閣集則先生與余佺廬書云將分爲兩種可行世者爲存稿餘爲藏稿康熙中崑山徐氏助資雕板爲三十卷實只存稿詩則吾家開化同知文燮爲序而梨之曰田間集者十卷乃先生歸里後之作光緒戊申上海排印先生藏山閣文存六卷詩存十四卷尺牘四卷云出自蕭先生穆所藏其文都非徐刻所有似卽藏稿也詩分爲過江生還行朝失路諸集皆姚刻以前之詩故欲讀先生集者必合此數本而後生平乃全見今夏先生族裔品三以書介方君守敦謂將出其家藏全集付印且引先大父曾序其家白渠先生七經槪事相敦勉余既歎徐姚兩本世頗難得而上海新印亦缺而不完今苟能合而行之則晦之二百餘年者將一朝而顯此固海內願讀先生全書者所欣幸况鄉里之末學哉先生之文才氣儁發不可控抑一掃有明之習詩尤傑出劉海峯歷朝詩選於吾縣之詩只登先生一人顧余竊有感焉先生遯跡江湖名聲在一世嘗三至京師所游皆豪傑既不如顧亭

林之遭仇係復不如李二曲傅青主之被徵求脩然物外以大年終回視少壯殆如隔世是固幸逢寬大之時抑亦先生之善於自處也世述先生事多不翔實因發揮大旨以歸之俾讀者有所證焉宣統二年七月後學姚永樸謹序

五瑞齋遺文後序

右先府君遺文凡三十二首兒子煥將印行於世而請記其原起謹案府君少遭離亂刻苦自立雖得一官而輕財好施不爲後顧慮故屢棄屢出獨喜爲詩詩之工不讓古人而絕不自表襮惟張濂亭汪梅村孫琴西吳至父諸先生知之而已其於文尤不肯作偶爾爲之亦隨滅其稿今所裒輯大抵從所刊書序跋及諸子私錄合成一卷故不能多然詞雅氣淵謹守家法讀者自能得之於筆墨之外其中賑饑告示曾文正公見之歎曰異日殆復爲循吏乎是時府君尚居文正府中其後歷湖口安福竹山南漳所至民安去久見思亦不屑矜異以見知於上吏蓋天性如此云府君嘗誨諸子曰所貴於學問者爲其有得乎己也僕僕然炫其一得以求聲名於一世

與孳孳求利祿何異吾竊恥之古之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工於是矣使其有人見之者存必不能若是之大且遠也得於天者厚而修於己者專故後之爲著終莫之及或謂彼數子者身前之名已自昭著故後世傳讀其書而知其誠工也是固有幸有不幸求譽於今日無聊之口與求知於千百世不知誰何之人皆不免有人之見者存也承概不肖不能窺見府君之萬一府君見棄已十三年追慕感愴悲不自勝因煥之請謹記府君平日之語並以告後之能讀府君書者壬子十一月一日第三男承概流涕敬述

素園叢稿序

吾兒仲實素園叢稾十六卷曰詩鈔文鈔讀經記尚未寫定今所印者曰羣書答問一卷客廣東信宜起鳳書院所作也曰經學舉要一卷國文學二卷史學研究法一卷客安慶京師教諸生所作也曰見聞偶筆一卷雜記先輩軼事也仲實沈靜嗜欲視不及遠獨耽於書數十年如一日其天性與先晝塢府君爲近所編注書多已

爲人刻行此其鱗爪耳昔王深甯當南宋之季閉戶著述而明王而農隱居船山亦成書數百卷世多謂其以遺老不得自用於世委心枯槁寂寞之中故專且多如是余謂不然經史之業初入之塗縈而味淡如太羹元酒不適滋味也及其治之既久也醰乎其醇而至也淵乎其趣而博也膠附於胸中而不能自解舍之則百骸四體若無所托而安也當此之時芬華靡麗狎至其前豈足當其盼睞哉人心至幻也倏忽可以周四宇使無所棲則皇皇焉若無歸之客也彼既棲之於此且得其所樂矣雖沒世之名不可知千載後竟無子雲彼固有所不悔也而況並世謬悠不足長久之說甯足奪其自信乎余同母兄弟三人伯也蚤世不竟其學惟仲實及余存余好爲詩歌古文辭而治之不專精每見仲實俯首終日輒用自慚是書印將成因記所見於此壬子十一月

裴伯謙詩序

余嘗謂文章之成也有三賦之自天者曰才造之於人者曰學惟境也者天與人交

致而不可缺一天予以特殊之境矣或不勝其艱困無復聊賴甚者隳其氣而隕其身不善於承天足以昌其才與學者轉自負之是豈天之辜與天寶之亂杜子美以稷契自命而流離飢寒卒不得一效故發爲詩歌光怪變幻不可方物冠於有唐其後蘇子瞻以宰相之才安置黃州者五年已老復有儋耳萬里之逐故子瞻之詩文亦以海外爲極盛向使彼二子者不能享其心以順天則其境固非生人所堪亦與尋常之徒太息悲憂以至於死而止矣烏得有鴻博純麗之文以見於今乎余又以知有境乃可成其才亦惟有學乃可用其境則義理之不可一日去身卽求之文章而亦然也霍邱裴伯謙以名進士出宰粵東才略頗見於當時乃迕大府意羅織之且不測既不得罪狀猶逼償巨萬金謫戍新疆行更寒暑乃到一僕又中道斃戍數年而後赦歸歸値國體變更而伯謙已逾六十矣是其境與子美子瞻略同余初聞伯謙名於姊夫范肯堂伯謙亦因肯堂而知余甲寅初夏始相遇於馬冀平座上伯謙出其生平所爲詩曰吳船嶺雲西征化城東歸風泉諸集以授余且使爲之序余

屏百爲讀之窮十日力乃竟起而歎曰嗟呼如伯謙者可謂境不負才矣吾聞伯謙家學以宋儒爲根柢其赴北庭也著河海昆崙錄於山川道路風俗政教考之綦詳而余之所服膺者尤在其處憂患之中不忘省察克治之方也然則伯謙之不負其境不更以學乎哉伯謙詩於古人無所不學其得力於杜蘇爲多吳船嶺雲兩集才氣已爲極盛至西征以後光氣發見尤可喜可愕足以追古作者惜乎肯堂已前死不及見也

柏堂遺書附錄序

方柏堂先生所著文曰前編次編續編後編都幾十幾卷既槧行於世其中子守彝復分類編目以供讀者之便檢又取師友所爲序跋題詞及分篇評語彙錄之而近日諸家選本所取亦附載其目嗚呼可謂勤矣甲寅夏持示永概使綴言於後永概既卒業作而歎曰先生之學一本程朱其爲文不屑屑矜能於字句間而鴻懿開放讀之可想見其人官雖止於一令而所規畫常及於全省文中所上諸狀是也當光

緒初直隸旱蝗強首發災狀總督李文忠公每得先生論列頒行屬邑以爲法同僚多妒且忌而先生不顧也其後永概客保定先生前殁久矣宗人錫九君適署棗強令因從詢先生治蹟其言曰吾至其邑問祠宇廟廨書院誰所興造乎曰先生也城郭道路誰所修葺乎曰先生也鄉賢誰所表章其遺書誰所校刻孝子節烈誰所舉聞乎曰先生也取先生之文攷其實行蓋有遺而非夸也然則如先生者眞可謂篤行程朱者與以視夫空疏而乏明效者遠矣錫九君之言如此嗟呼當先生爲令時中興名公猶在列上之政教未紊而下之人心未漓也故得發其所蓄自見於天下使今日有如先生者必爲世所醜排惡詆不止取忌同官而已然今日之中國視昔何如不待智者可決也學術之繫於安危顧不重哉此永概讀先生書而不禁喟然者也

兵法新棋說略序

天下之大利莫善乎因人所樂而導之因人之所樂則無用之物皆有至用者存夫

偶居而羣飲吹竹而搏缶野人之樂也聖人制爲賓主百拜之文而禮行焉節之以六律五音而樂作焉先王治天下之具孰大於禮樂而其始也羣飲而已耳吹竹搏缶而已耳苟惡其鄙倍而絕之則人情有所不樂而禮樂之用不行固不若因而導之之爲利溥也古者嬉戲之事有博有奕而皆用棋奕卽今之圍棋奕棋見於左氏傳爲最古又有所謂象棋者或疑卽招魂之菎蔽象棋或曰非也彼固六簙之綦爾要之二者皆有寓於戰圍棋之用在占勢而破人之目當必不得已之時寧棄少以全多合於兵家之權謀象棋則以食敵將爲勝其用不盡合於理又少俚焉昔司馬君實嘗造七國棋今圖譜間存世顧不肯習然第足以考古於今無所用而象棋則好雅者恒皁之余嘗病焉徐君又錚襄游海外通知近日各國之戰術創爲兵法新棋圖且說之其篇有六曰局曰子曰能曰約曰律曰理舉凡進退之道攻守之利器械之能習熟之皆可以知其用而不窮迺者將廣其傳於將士間出以見示余讀之深歎其能與聖人因人所樂而導之者合寓教戰於嬉戲且適用於今日故樂舉其

說以綴篇末云乙卯孟夏桐城姚永概序

諸家平點古文辭類纂序

古人之立言期傳吾說於天下後世而已初非有意隱且艱也自言有古今之殊文有高下之別而章句訓詁之學興章句訓詁高材者或不屑焉然舍此二者古人之言亦奚以明况微言孤旨有匿於文字之外者乎自周秦迄今綴文之士衆矣其文愈高則其旨愈隱讀者各以其見而爲評評有所不盡乃復爲圈點以別之於是有評點之學其所得深者則其評點亦愈精古之爲是者亦第記其甘苦而已非欲以示後人也後之人乃爭相傳錄焉坐一室之內手盈尺之書慓乎古人之所屬思姁姁乎若詔語以前趣精合於大虛豈非至樂之事與古文評點自宋已有之眞西山茅鹿門後以方望溪劉海峯爲著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有二本康刻全載評點吳刻承先生意存評語去圈點而世顧多以康刻爲便而吳至父先生又自有評點往往出於三家之外徐君又錚旣印行吳氏史記評點復及此書以姚氏爲主旁采諸

家以翼之又錚於文事可謂至勤嘉惠當世意尤公也昔莊生載輪扁對桓公語謂君所讀書乃古人之糟粕彼且以讀書爲無用況此區區者爲然莊生之說存至今者亦正賴書在也去糟粕而精意奚寓乎吾國之學大氐窺及至高不知由卑以基之不能戰勝萬國而爲萬國絀皆莊生糟粕之說誤之也又錚年壯而材高見用於世嘗顯矣乃孳孳操文儒之業若是賢者固不可測也哉

畏廬文續集序

各有其人之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爲文者性情萬變面目亦萬變不相似也其相似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其純雜高下至不同要無僞焉存乎中後世之士塗飾藻采以爲工徵引詳贍以炫博彼固無性情之眞方且不足以自信又烏足信千百世不知誰何之人乎文章之不能反古其道多端而此其大要也光緒庚戌余始識閩縣林畏廬先生於京師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學堂既而皆不合以去臨別贈余文且媵以畫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學校中畏廬長余十四年弟視余

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示遠覆而不厭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眞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嘗印行入士爭購取雖取法韓柳而其眞不可掩閱一日手巨帙示余且曰吾兩人志業頗同序吾文者非子奚屬余發而讀之竟日夕累欷而不可止私念與畏廬生際今日五六十年來所聞見多古人未嘗有獨區區守孤詣於京師塵壒之中引跡自遠白首辛勤日與羣童習博金錢以養妻孥甘心而不悔然則序畏廬之文不我屬又將誰屬也

陶燈生詩序

乙卯之秋余居京師泗州陶生漁以其大父燈生先生詩曰名勝集者二卷乞余爲序余取讀終篇山則岱衡千佛華不注勞嶧之罘金焦蒙峴水則洞庭洪澤大明湖趙北口錢唐之潮嚴陵之灘凡齊魯燕趙吳越荊襄名區游必有詩詩多豪壯之音又往往先之以記信乎其縱於游也余少讀徐霞客游記以爲彼生當明季盜賊充斥獨脫身棄妻子裹糧萬里之外投足人跡不至之區辛苦紀述冀後人之或知性

情同也而乃自苦如此果何所蘄哉豈非愛好之篤與不然則有所不得已於中者存也先生生咸同之間與霞客所値不同然其北游也天下未嘗平也其果真放志山水者邪觀其自序曰余家四壁蕭然而壯游之心不已每遇一卷之石一勺之水輒流連不能去室人交謫兒女牽衣余獨卬天大笑曰加我數十年窮白歲以游可以無大憾矣使先生及今存吾知其襆被策蹇長往而不返也

陶廬文集序

光緒壬辰癸巳間吳至父先生方主講蓮池館我於院中朝夕縱談則聞北方文學巨子首推新城王晉卿武強賀松坡久之松坡自冀州來相聚十餘日爲余題西山精舍圖以去晉卿先生則官蜀隴新疆余尋亦南歸國家多故變亂相尋日念生平傾慕之人不知會合在何日也乙卯春余來京師晉卿先生方任參政因得相見先生誦余文大喜爲之序悉發其橐中文已刻若未刻凡數十篇余讀之光氣發見萬怪皇惑而一準以規矩尤工爲長篇蓋先生少善駢偶之文自交吳先生棄觀其古

文笑曰此非晉卿之文也先生始不服已取太史公書以下治之數月試作數篇以示吳先生乃曰此眞晉卿文矣於是盡屏駢偶專治古文而先生之文成松坡既殁兩穢相國徐公爲刊其遺稿松坡之文歛其才於學之中先生能發其學於才之內信乎皆豪傑之士也始吳先生官直隸也以興學爲務尤重擇師其知冀州欲得先生而黄子壽方主修通志倚先生甚不肯與騰書互爭李文忠公和解之令先生居冀與志局各半歲乃已而同時敎於冀者爲通州范肯堂當世先生既去繼之者則松坡松坡敎冀士最久肯堂弟子之尤者爲李剛己剛己得進士令山西死年未四十趙湘帆衡者先生及松坡弟子也文亦雄健名重於世今先生門下士將背先生未刻之文續刊以行先生屬序於余因舉數十年北方文學之承傳以爲言亦以見先生之文關於盛衰之故者大也

馬冀平詩序

詩體至唐而大備户牖亦至唐而全具子瞻取徑劉白加以奇逸山谷則用杜之生

朴而恢張之宛陵得白之眞淡孟之質野然則雖謂宋諸家皆出於唐可也明尙模擬而多唐音有淸講性情乃用宋調學詩者欲自引於古人之外其亦難矣吾謂格律聲色之間古人能奪我也苟吾之胸襟學力能與境相赴而有可立之言取古人之格律聲色驅策之不求與之同而自同不必與之異而有異者存焉何也吾之言爲吾所自立也孔子學韶三月不知肉味學琴而見文王精神在中可以暇諸千百世後之人詩之道與樂其有合焉者乎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馬君冀平承器之元伯兩先生之家風學於泰興朱曼君及吾兄仲實才氣奔軼而一軌於法嘗與余談詩每欲求所以自異者余以前說質之冀平不余非也今將擇其所作印示人乞爲之序因本此以爲言雖然余嘗學詩不能有可立之言者也每讀冀平詩瞶貽驚服幾欲却行已不能至益深有望於冀平云

毛詩學序

通伯於易篤信十翼而主費氏於詩篤信小序而主毛傳易費氏學成於合肥詩毛

氏學則成於京師嘗舉以告永概曰吾之業是經也每得一解以告他人多不曉惟與子言而發其端即能竟其緒終將以序屬子矣通伯既南歸比將印行又以書來相敦促竊謂六經之初訂也名物訓詁儒者咸能言之至微言大義又多親承於夫子不待解說而明其後各以所學相傳授懼其失眞乃爲之傳然去聖未遠但下一二語經已可通故其辭甚簡時愈曠遠先師之傳或斷或續匪特聖人之經不能明也即所謂傳者本以詁經而已先多不解者矣毛詩最後出專行於世傳文簡奧精深世不能盡知康成箋之時亦別下己意自是諸儒或申毛或申鄭至唐正義依違兩家意實主鄭而毛傳愈晦淸陳氏奐作疏始一廓淸之誠有功於毛氏矣然所疏者類偏於訓詁制度於大義未能全發也毛義未明而詩旨猶晦竊嘗病之往者鄭東父爲永概言古人聰明豈下吾輩烏有吾輩皆知而古人乃故作拙謬不可通之解以立爲傳且何以爲大師乎故視爲拙謬之語苟肯精思豁然通貫而經旨乃明通伯是書雖爲專家之學而搜采宏富既博既精至於微言大義每思之及旬寢饋

若迷久始冰釋所獲較陳氏孰大且多覽者宜自得之永概昔治詩未之有得也然讀通伯書可以彌宿憾矣故不辭而序之且載東父語以告後之讀經者丙辰五月

姚永概

答謝秀才書

桐城姚永概

前足下來僕適小疾不可以風比讀足下見貽大文慨然太息以爲足下能見及此眞吾黨厚幸而僕兄弟之交足下非無故也今歲秋試僕同里諸君子疏者不具論其親於僕者十數人皆不獲售僕年最少幸而獲之豈文之有工拙哉毋亦遲速之有時遇合之有命耳然僕之得此殊非素望嫉而謗之者且不乏人謗者固不知僕卽代僕喜者亦非眞知僕者也昔梅伯言先生譏北夢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以爲其人皆當戎馬倥傯國祚顚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方今天下何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此成王周公之所懼其飄搖風雨者也無其才而不求所以救時之具是謂忘世有其才而不求所以明哲之道是謂忘身兩者俱失災必及之僕竊夙夜念此科名之得失誠不足

以爲榮辱因足下言聊報己意希覶覽焉勿示人

上陳京兆書

月日某再拜謹奉書六舟中丞閣下日者進謁得侍淸光戀慕之忱豁然頓釋昨翟山黃從渾來言聞之閽人明公以某刺不當用有望言詰以何指又不能詳惶惑思維中夕不寐欲嘿而息則某之用義無以自明是以敢卒布之戊子鄉試公爲監臨凡中式者俗例當以師生禮見而公來書榜堂皇以爲監臨向無師生之例戒閽者勿納公卿不知古義久矣今幸遇之自公豈尙敢循俗以獲罪於公前乎故其時謁刺吏無門生云者既不用之初見之時則今此之不用更無疑也先祖以嘉慶丁卯舉於鄉與尊光祿公爲同年公之見某首以垂詢意氣懃懇有逾他人今茲之來始敢援以自處蓋發之自公則爲篤故發之自某則近干貴公已德劭位崇而因先世之故待某也如此某何嫌何疑而不用茲禮見哉某士人也茲之進謁爲先誼往不爲貴官往故亦不敢用安徽舉人之刺進非敢亢也恃公之不自貴貴故某亦自忘

其賤也伏維公恕其狂愚以成天下養士之風倘別有敎而敎其所不知謹俯伏以聽不勝大幸

與某君書

前得來書卒卒作復未盡所懷高生麟洲其人思沈有不凡氣因足下而得之資中如獲精金美玉足下之貺我厚矣麟洲既數來因麟洲益思足下足下近選文章意欲加宏富於姚曾之外志不可謂不擴雖然愚執之見竊有所貢不能嘿嘿姚選類纂分析門類各舉其至者以俟學人之自悟固非謂盡天下之美於此也曾氏除之而爲雜抄又自苦太富而爲簡編以今觀之其括之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者是也其子類篇章增益則有不盡當於人心者焉六經之訓昭如揭日月而行源文章之原謂皆出於經求其類以自附焉可也姚氏序目推比言之足矣取聖人之所已定著者錄若者不錄則是聖人之言吾有時進退之也聖人之所論訂吾有時改易之也自有六經以來疑其僞者有矣疑其脫簡錯簡者有矣從無肯操筆專輒以進

退改易之者蓋忌憚之心有以束之而深慮後世無知之夫因吾說而流爲放也然曾氏之言曰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則是援經以自尊其體耳足下與麟洲書乃曰吾書成學者除四書詩經外皆可不讀不知一時自憙之辭遂失之易乎抑中心誠有是見存也天下學術衆矣雖聖人不能造一書囊古今百物於其中者執也故天地陰陽著之易經紀人倫著之禮敘述政事著之書興觀羣怨著之詩人神受和著之樂定名分撥亂反正著之春秋後儒杜馬之倫肆其侈心始有通典通考之作然彼臚列往古政要到今供學者采獲而已其書要爲博大非必束天下於吾書之中也明之永樂大典國朝圖書集成雖一兼一長亦分類並蓄儉者既不可得博者得亦不誦蓋天下之美必不能以一書賅必欲以一書賅則必至如永樂大典圖書集成者又執也僕今歲與通伯言欲通錄古今來名臣大儒有關政教之文爲一帙不專以文字論而特不錄經與史與足下異司馬遷班固陳壽歐陽修史之嶢然傑出者也不讀四人之史豈可號爲學士大夫何爲紛紛若是曾氏摘姚選奏議

錄漢書三十八首詔令錄漢書三十四首爲不能盡屛諸史是不然彼固漢君臣之辭班范載之姚氏錄之等耳豈可與史傳同科乎姚氏固未言凡文入史者不錄也烏可緄哉且錄史傳者錄其文耶錄其人耶如第以文則馬班陳歐陽之外可錄者絕少如以人也則高安朱氏史傳三編亦既區而薈之更無煩剿襲爲足下才豪氣猛欲以此推排公卿馳驟當世而僕輒以蘉辭進蓋業同者不惜啇量盡美况僕之於足下哉秋氣中人所悲當巳平愼食飲輔醫藥深思鄙言無忽爲幸

與陳伯嚴書

伯嚴仁兄執事去歲冬中同舟一譚深用傾寫春初晤仲林廼知別後兄遭大故闕然未有一字奉唁悚惶無似比想大事巳畢甚念甚念方今朝廷煥然圖新詔立學堂兼通中外此誠志士振奮之時也湘中風氣久開辦玆較易竊疑各州縣遍設小學堂恐非旦夕可卒就也學堂全恃教習泰西文字學術今日習者多似是而非苟聘一下材全校受病况中學之精者亦誠未易得六七千人散教天下也私意以爲

但就各府直隸州先設學堂以造中小學校之師聘選佳教習入學者分爲數級每縣酌錄若干人富縣自立者聽庶財力易集將來教習不患其乏繳縣在江北尚稱名縣且無力興舉遠所山澤之區談何容易耶鄙人兄弟學文二十年至今全無用處時復自笑差幸經史及儒先之書少爲讀之與沈潛之近亦略通中外大執竊謂甲午以前拘於錮蔽稍自激卬者輒拒外來若遇仇敵於時大患在西學之不知今三數鉅公倡於上通達之士和於下風聲大行明詔嚴切驅以利祿慮亡有不攘襃搤擘而談西學者則此時所患正在中學之全棄耳夫中國之所以見弱於外國者政也藝也非道也六經之訓程朱之書歐韓之文章忠臣孝子悌弟節婦至性之固結文耀如日星渟浩如江海由是則治不由是則亂雖百千新學奇幻雄怪而終莫之奪也中國今日之失政與藝其末也易於挽回者也道其本也不亟亟焉講明而昌大之政與藝無所用之也假設中國商務海軍如英吉利陸軍如德意志君民桀驁地埶東西包如俄羅斯變法自強如日本學校衆多如美以美而臣皆貪污將皆

畏葸兵不用命士不重廉恥能自立國乎必不能也不待知者而知之也假設以中國諸葛公治民衛霍之徒治兵張衡祖沖之輩巧思製造富弼洪皓書使於四方黃霸卓茂爲牧守鄭君朱子爲祭酒不足立國乎抑必能也又不待知者而知之也蘇氏之告宋神宗以結人心厚風俗振紀綱爲先朱子之對孝宗亦不越乎正心誠意此數言者似空談何補不知其裨益於冥冥之中如人身之有血脈不可一日不流行於肌膚筋骸稍虧焉者弱全絕焉立死中日之役英國提督斐特爾觀戰歸宣言於國曰於此行也首進益者在知戰事不特船堅礮利而先恃人心然則西人聰明固有及之者矣承概所言者非毀新學也以爲必知吾說而後新學可期其成而致之用正以相贊益耳蓋過猶不及者聖人之至論也因時救變者君子之苦心也亦不計其得罪於天下否也

與陳介庵書

介庵仁兄執事損問知南皮公召承概往教諸孫承概雖承家學不克負荷往者先

君子赴官竹山謁公將退索及拙文因謹寫十餘首上呈及遭大故歸里而公曾以電召比因營葬上書自陳不圖隔年尚煩記憶且感且媿皇悚無似分當擔書贏道藉報知己豈復更有猶疑乎顧事有不能者三焉故人陳伯嚴聞永概買山已得待期春寒因約至金陵以諸子相托已應之矣南皮公爲天子壯藩天下士之所輻湊伯嚴則窮居失勢之人耳舍賤而趨貴義有未安不能自解者一也南皮公所與之俸過於伯嚴且倍乘少而取多尤乖本志不能自解者二也況伯嚴之約先於公者兩月毀敵而即新不能自解者三也用敢上累執事婉轉代陳以成匹夫區區之諒幸甚幸甚或有謂永概者曰南皮公之好士可謂至矣既久而猶思已拒而益切士之求公一顧而不可得者比比何用守小分以鄰於傲而觸公怒乎永概則應之曰南皮公大賢也方將以道德風義養育天下之士縱所執稍過猶必獎厲之以爲天下風此宜喜而不宜怒也子之所言未爲知公者是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既以是答並附述於執事不宣

贈高仲葵序

處鄉里之中目所見耳所聞心思智慮之所及皆不異於人人獨與其友一二輩慕篤行之風敦孝弟之節修於身行於家稱道於鄉之父老雖無賴子弟亦不忍犯之此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乎然或與之論古今而道當世批卻中窾機發風生則有遜退不能著矣德合於古人而名沈於里黨終其身而無所可用者多矣是豈人情喜標榜而薄實行哉抑其所學之不足不能以自章也吾友高君仲葵孝弟性生意思至到惟恐親志之不得遇疾侍湯藥尤謹雖小事必親焉居家一以朱子小學爲準其躬行有人所難能者獨不喜爲文章亦不多讀書予始見君時蓋年三十餘矣夫石之蒼然潤者中必有玉水之油然媚者中必有珠士君子苟仁義充塞乎中德輝洋溢乎外雖一時有遁有塞終能出類而逾彰也今之自飾以欺名者所在多有乃或矯其弊而於一切聲華之著視之浼焉宜也遂至讀書講道亦以爲務外而絕不爲毋亦過乎吾既深嘉君之爲人而欲更勉以學因舉此告之

送仲兄之湖口序

予家當戊寅己卯間漸貧不能館師於家予方習制藝凡文之途徑詞藻一惟仲兄言是依兄亦日講手畫無稍厭苦予爲文或甫成草狼籍不可辨兄取視予從傍誦之乃解或即握筆點竄必當乃已善者喜而稱之劣則摘觖以告予性卞急時因自恚兄必解曰人作文當能無不善耶且自有善者努力可也近年家益貧負債逾千金莫償兄遂有湖口之行湖口去家僅數百里耳兄之是行雖有經年之別固亦未爲久也然吾兄弟少而相處未嘗有一月離每晝共處一室旣夕則共鐙讀書當其縱論今古俯仰之間怡然至樂何嘗有離別之感攖其心哉人至中年以往衣食之謀妻子之累環而交訌往往奔走各出孤行遠遊欲求如幼時之依依聚處何可復得然則吾三人異日之游方將自兄始矣此予所以不能無感也歟兄行抵湖口授經之暇登臨山水遠眺故鄉必將慨然有不適於心者夫晨昏省視居者勉之兄抱疾未盡瘉願自愉以保身其即以是寄慰於親焉可也

贈何生序

古之文章出於一今之文章歧而二謨誥訓誓非深明其故未可卒通當時敷揚殿陛陳說屮野皆能曉之未嘗苦其奧衍兩漢君臣命對猶斐然可觀降至於宋雖文之格律各殊要無有俚俗鄙倍之辭雜乎中俚俗鄙倍之辭雜乎中其自元明始乎於是文之用二矣行世之文貴於明白而曲暢使人讀之歡然以喜勃然以興爽然以失上自君相下逮編庶莫不惟吾說之知而文之能事畢矣若此者世恒有之至於陳述政治序列善奸扶植道教質以淪華法以御奇則非根六經揖兩漢攀企韓孔之藩蹈藉淵雲之閫者不能操筆吮墨於其間斯謂傳世之文或一代數人或竟無一人誠哉其難之也望江何生范之始從余兄仲實學爲科舉之文今年詔廢制藝又從余學爲古文余告之曰生年甚少且席累世之業必將有以自見則行世之文其亟焉者矣雖然是特古今之不同耳而尙體要也則一生得其一端已足泛應於天下若兼能之斯眞豪傑之士哉今有人北行者千里之外已見冥山也及期升

其顚躋檻足垂爾迺適至乎其足生其勉於學哉守之教之若唯恐揉之習之久之神化於守之極入世之樂而無以偶之吾告生止此矣無怨於見冥山之易而廢於升之之難也

送沈乙庵方伯序

古者國家之患在賢者不得位賢者不得位則雖有捄世之策而無從施今也不然賢者在位矣知其事之因革緩急熟視太息而仍無如之何有位與無位等是奚爲而然哉其故起於內外之相疑雖任以職而其心不孚也於是賢者或得罪而去或不得罪而自憤其無補於世而亦去而不知賢者皆懷潔身之義長往於江湖而不返是更國家之巨患也往者安徽得金壇馮公爲布政使嘉興沈公來權提學使既而馮公遷巡撫沈公遷權布政一時稱極盛焉甫一年馮公以開缺去沈公今又引疾繼之凡安徽之羣士無不蹙額疾首以相告若有重憂之在其身今夫水庶民所恃以保鼂夕者也十室之落必有井焉雖旬不雨而無傷今責井曰爾畜水於私不

如放之江河之爲大也甕漏而瓶羸落之人其散矣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又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永概於公之行也烏得而無言

外舅徐葉存先生六十壽序

光緒丁亥外舅徐椒岑先生將之黑龍江寄書江陰告永概曰吾生平足跡徧天下惟東三省缺焉此行良自快永概聞之起曰先生非常人也其胸中有所轀伏徒自計不能事貴人又不可離世獨立困躓流播垂老而遠行萬里是固丈夫未遇知於時者所有事也黑龍江爲列聖經營故壤國家要害重地鄂羅斯與我犬牙繡錯好人怒獸時思逞志蠶囓中國接馭之者率皆庸婞微懦之夫浸尋喪失倘不自奮今先生雖負雄略偉志又託於幕府不得其職意者不能行之於身將親臨周覽一發其積弊所在垂之空文使當世識時務之士咸曉然知中國與彼強弱之故固自有可挽者則先生生平志事亦可白之天下不徒使二三親知與後生小子悵然於先生之未遇知於時已也逾二年先生歸橐成黑龍江述略六卷讀之深切至到議必

附事事必稽實徒友或爲槊行人士爭購取之幾徧海內矣抑又聞先生少時遭勇烈公變被髮徒跣往來兵間上書言得失嘗受知於胡文忠公欲奏而官之則又自痛不就而亦病痱臥床席數年發憤讀書作爲詩古文數萬言病起亂亦漸定諸公貴人爭邀致之故近則江浙湖南北遠則滇黔粵閩西北則甘肅陝西中原則河南山左右以達京師無不游其興革大政無不與知諸公貴人根柢好尚無不洞灼其隱往往鄙夷不屑使氣折之善逆事成敗言輒中諸公貴人則大驚服先生卽謝去曰吾言讎彼而舉心忮我矣吾豈可居耶或疑先生難與人合不知其智足自全也今年九月某日爲先生六十之辰永概與先生咸在北方既爲徵詩於吳先生及其友劉乃晟李瀏己吳鐙翟乃自述昔年往復之語並所聞於父執者謹稱於前以爲壽云

方母蘇太恭人七十壽詩並序

吾聞之卽墨鄭君某昔者吉甫作誦以慰山甫昌黎贈序實始因之故其辭多諷不

有誠於其人必因其人而有規於當世予因類徵之詩七月之篇稱彼兕觥閟宮之什令妻壽母今之君子以文爲壽彼施非其人或名必公卿貴富導虛諛而貢夸辭甚無謂也苟德劭歲富日吉辰良述既往之勤勉將來之善於以保世永祉孰謂其禮卑而有道者不爲之與光緒丙申九月之吉實爲方存之先生繼配蘇太宜人七十之辰先期哲嗣倫叔常季逆承懽而告之且曰吾母躬素儉約不欲費酒食而勞親賓進家人子婦申誠至再至三守彝守敦未敢違惟吾母生平懿行實欲求著道而能文者載述一二以紀家慶示子孫予其勿遐承懽與倫叔常季交垂二十年又受業於先生之門申之以婚姻歲時道郡城必主其家升堂拜太宜人知之深則言之烏可以已也謹倣風人之意上以昭太宜人之美下以申誦禱之私且爲倫叔常季啟承勸獻詩一章凡二百九十八言其詩曰

猗惟宜人世稱碩門閈有司寇理民罔寃求降淑媛續配大師來妃之初宗祊曰宜災遘元二蛇豕突蟠有城弗居舉族依山外供親朋內撫孺稚式飲式食惟宜人是

保危既安矣先生官矣卿相騰薦輝漫漫矣奴婢廣矣羣息長矣匪曰長矣賢且朗矣吹之煦之以身嫗之教之督之以身則之昔也瘁反寬今也愉仍約不敖不矜惟宜人自若曰葅棗強歲云告凶先生勤外宜人亦瘁於中孰有子弗子棄置道周行收厥醬饘粥內謀節婦曰陶孝女維王請旌之朝迎入署堂衣以絲布哺以餌湯忽懷金闕事拒以義方曰予惟敬爾德爾胡弗自臧猗惟宜人行茂於宮化敷於宗祉集於躬蔭委於孫曾如龍山之固罔有騫崩酒醪盈卮鞠芳秋朝親朋萃止烹羊擊牛躋拜升獻上壽千秋子子孫孫俾述俾思夙夜奉承勿替引之小生媿鄙行攷文咨敬載彤管奉颺懿徽

鄧繩侯母疏太孺人七十壽序

光緒初元先君子謝官歸皖時與懷甯王子誠先生相過從鄧君繩侯先生甥姪也亦數數來余兄弟猶兒耳繩侯長十餘歲英采傑出顧樂親之數年先君移居山中余兄弟就試安慶繩侯每見深談狂論交日益驩嘗戲謂余異日必爲陳同甫其後

余兄弟奔走南北遇皆不遂學亦無所成乃因興舉學堂皆輟遠遊聚於鄉里每與繩侯執手道故初不自意忽忽老大便都四五十歲人也一日繩侯過余曰明年正月吾母周七十矣族之人相率致慶且有遠自二百里外至者雖吾母不欲爲壽而不可無以觴媚族埶孫略述吾母數十年艱苦持門戶與所以教不肖者乞朋友爲文以張之埶孫志也永慨受而讀之竊歎鄧氏世有賢母而太孺人辛勤鞠育克承家風德至厚也繩侯少孤家居白鱗山中有田數十畝課種分租庖廚雜作自春徂秋朔至日昳皆太孺人一身當之故繩侯能孤行其意窮達不累於胸中保守完白山人之遺澤世徒敬繩侯之學行過人孰知皆太孺人之所錫哉今之君子痛女學之不修以爲教育之道必自女始然其爲說終以造就賢母令婦爲準則耳或者乃謂天生男女均平齊一舉凡男子所能之學術事業皆可於女子期之不知女道修於門內則一家之事男子可弗問焉出其身以爲天下謀公益極其成就謂女實居其半可也豈必事出於己乃爲功乎吾觀史冊所載偉人名世其得益於母者尤多

考之西籍亦皆符合若夫邑姜之列十亂木蘭洗夫人之治軍旅近世維多利亞且君長英國六十年是又間世一見者也夫不可以當者不足爲公法向使女子取男子所應爲者一一代之然則閨閫之事轉以屬之男子乎必不可矣況萬物傳續之道乃天所以專賦於女也哉繩侯閱歷於教育也久又躬秉太孺人之教試取余言歸獻一觴可乎曩者歲暮風雪與繩侯値於大龍道上堅約過其山莊不果至今以爲恨今余僑居皖城相去三十里肎與造訪拜太孺人堂下有日先持是言以爲券云

秦吉帆先生七十壽序

光緒丁亥吾父攜家寓郡城聞吉帆先生於馬通伯欲延教諸子介阮仲勉冒風雪走二十里叩先生門以請先生欣然許之是時余兄弟皆少而余尤稚視先生貌渥丹慈和可親終日無妄言笑獨樂依焉逾年移家排車山中館先生於鄰祠者半歲先生去而余幾廢學先生聞之時惘惘也其後余稍知刻苦爲文章先生大喜然自

是奔走未得時奉杖屨獨依戀先生之心猶少小耳今年在京師過周君質存爲言先生七十之辰將屆猶子兆松欲召親朋爲一日之歡余心怦怦欲升階預奉觴之末將客揚州不果仲兄又遠侍於南漳謀所以爲壽者仲兄則命永概爲文以獻伏思先生孝友之行雍肅之德至敦篤也而教子弟最有名其教也不專主舉業時時示以立身之要又謙不自居曰吾非能使懦者起而鈍者良也有古人之書在譬奔馬焉吾爲之策譬送丸焉吾爲之括而已學者爭求著錄門下既老屏迹家居挾筴相就者尙不絕戶不可楗吾鄉自明以來文章氣節名於天下而伏處之士往往負淹洽之學絕意仕進不汲汲於著述專以誘掖後生小子爲事故士之成立易於他方由先生以前其可知而述者蓋十數人焉由先生以後則未聞有紹先生之風者也猶憶少時先生教諸生於銀皮山余一日襆被往謁留與兆松共學匝月乃歸其狂憨之狀至今思之多可笑者而先生顧之獨以爲樂則執筆追寫二十年來之情事陳於座前吾知先生覽之必掀髯大笑而加爵也

嚴先生六十壽序

壬子冬十二月爲侯官先生六十之辰其門人思乞言以祝而先生曰得姚叔節爲文金子善書之足矣永概辱知先生久其敢避先生幼在蒙塾中竊取架上漢書點誦師責之然視其句讀皆不謬乃大驚十四而孤時沈文肅公方創船政學堂於閩選高材生聘外國人併日教授先生既入選每試冠曹偶文肅公大器之畢業登練船周歷太平洲洋島已赴倫敦游學然先生雖用海軍起至其閎識孤懷則欲拯中國於危亡之中措之太平之世不僅爲一時計也居外國數年其所學則以哲學爲本政治爲用其所覃思則在中外各國數千年遞衍遞進之故而所規畫常及乎百年以外故論說出不知者輒詒怪駭其知而好之者亦第相與歎慕流連究莫能用其身而行其言也先生既歸國李文忠公檄辦北洋水師學堂二十年所成就著千數百人今之效用海軍者大率皆先生弟子也先生在北洋久多所建白皆解決根本之圖既不見用先生亦無意進取因取外國名著凡可以轉移痼習矯正人心者

譯以雅言餉遺天下其天演論未出先示吳冀州冀州大服爲序而行之先生之書布散宇內人人能讀今者創建民國革三千餘年之政俗欲與列強競究其設施能合於宜存否亡之理權衡乎利害禍福之間從容以藏其全功保中國於不敝則有識者於先生之書不能不低徊太息也永概嘗與先生語及身世先生戲舉孫寶語曰不遭者無不可爲永概則謂方今國體初更固宜旁攬世界之政治學術以自助而中國之所以立國者未可昧也昧則不適宜而將亡若先生者可謂閎博深遠之君子矣天佑中國黃炎遺裔必且大昌然則先生之說行且見用於天下請以是爲先生壽



桐城姚永概

記先妣逸事

嗚呼永概八歲而失吾母形容彷彿百不能得一二焉恍恍如夢寐幾與生本無母者同矣傷哉追念兒時從塾中歸先母與大姊坐窗下論家事旁置茗一甌永概乞就飲之頗蹙母笑曰兒畏苦耶何吾嗜之不覺也一日母與家人納涼後院時七月既望人家焚楮錢火飛在空欲墮永概以爲星落大駭哭母呼抱入臥牀上永概夢中猶依稀聞母與外王母共笑兒之愚也安福縣丞家饒於財其子嘗於新歲來謁衣冠都美永概兄弟羨之請於母母怒曰不聞汝見人學美而羨第見衣美而羨也母嘗與家人言輒願歸桐城閉戶安居上奉大母下教諸子今吾父棄官歸矣而吾母之志乃不及遂痛哉自母歿後兩兒及永概先後補學官弟子今年九月永概又將授室回思吾母音容其猶可記憶者止此於是泣血書之

記外大母陳孺人事

陳孺人吾母生母也先世當塗人賈桐城居三世矣至孺人父某而始貧游於浙江困而歸生三女皆長其二已字行嫁矣一子甚幼已病賤不起輾轉無計中夜就縊家人救之得甦孺人則自悲痛請以身粥金嫁姊育弟父母泣不許既而貧益甚計無所之當是時外王父方伯光公宦湖北聞之喜遣人來言孺人又匐匍以請且泣其父母亦泣曰孝哉吾女乃許之既歸光氏光氏長幼且數十人莫不稱其賢且敬也孺人無子生二女長吾母次適監生馬萬琛以節孝旌咸豐初粵賊犯桐城侍外王父赴浙外王父旋卒吾母乃迎孺人來養焉吾母故多病又多子女吾兄弟鞠育之恩孺人實參其半吾母既歿從母築室曹岡迎孺人去其後吾父亦携家挂車山距曹岡七十里永概時時往焉孺人老矣一日持一折足鐺言曰往吾用此作糜以餔若兄弟也因備述昔事永概聞而悲之請爲文以紀孺人曰凡吾之所爲欲存吾弟延陳氏祀爾粵賊之亂吾弟卒以餓死吾之志既不遂紀何爲者永概曰孺人之

所自盡者全乎人也而卒不克濟者關乎天也君子之論人也以人不以天因記其大略如此

記馬氏二節婦事

馬氏二節婦者其一姓光氏永概從母也父諱聰諧年十八歸馬萬琛三年而夫死則呼號不欲生家人晝夜環守之而節婦求死益堅馬氏故有左孺人者於節婦從姑也年十八夫死亦以節著乃泣語曰吾夫死久矣吾豈偷活者顧念尚有親在死適違亡者意耳於是節婦乃起侍舅姑由此與左孺人益相憐甚當是時粵賊犯桐城節婦侍舅姑走河南貧甚補紉浣濯饘爨朝夕與諸姒分任之其後節婦嘗語永概曰自吾喪夫子晝則操作家事夜與從姑同室寢每夜婢嫗等皆垂頭睡獨吾兩人相對黯然或絮語通曉也既亂定歸里舅姑卒乃與夫母弟萬祜侍養汪孺人汪孺人者萬琛生母也居數年左孺人老矣一日告節婦曰吾夜夢至一堂諸婦女甚衆迎我唉我二梅子何也翌日卒節婦具棺殮之買山近村葬焉自其生時及死無

一不賴節婦力者又數年汪孺人亦卒喪畢節婦乃築室迎其生母陳孺人以居兩節婦皆無子光孺人以萬祜子元焜爲後云

二僕傳

古者奴婢皆鬻身於主世世服役若家人故其情通而分嚴舊史所載李善之徒多矣今世執賤役者皆計日以受錢名爲人奴實則傭耳一旦辭去如途人故情不屬而分有時而窮則臨患難而不去者宜不數睹也吾家有朱僕者桐城人當粵賊之亂隨吾父避賊山中輾轉赴福建時吾兄弟未生惟大姊纔二歲盛以竹筐荷之從達於閩久之聞外祖在浙吾母念甚又遣之赴浙至則外祖適卒乃取外大母書以返方是時往返千里時時經賊境又用屢絕乞食以達也朱在吾家至六十餘始辭去又數年死有李僕者名玉江西人吾父官安福時來事及罷官盡遣諸僕獨玉不行跪請曰玉事官人多矣未見有如主者如容玉則値不受父乃義而許之玉識字喜書吾父檢書時忽不得詢之則玉方竊讀也吾兄弟應試必擕玉往試次高玉必

大喜曰吾主家郎應如此甲申春遣之赴江西至湖口疾發而死朱僕李僕之死獨有高僕尚存高僕名貞其父母皆事吾祖父故貞自幼育於吾家粵賊之破桐城吾父因取宗祏閉於賊中惟貞從賊來則詐爲兄弟賊去則主僕之分秩如也貞嘗病渴吾父取茶與之貞猶強起跪而受賊脅桐城人出貞從吾父至舒城宿旅店中店主鳳叟者知爲名家子也私問貞貞與鳳謀閉吾父與貞於廚中賊去乃脫歸貞今六十餘居金陵吾每鄉試貞猶來鳳叟後來吾家至九十餘乃返其家以卒吾兄弟見之皆呼爲鳳老云

周烈婦傳

烈婦方氏甘肅靈臺人夫周雲瞿會稽諸生也客游至靈臺贅於烈婦家未幾去之蘭州雲瞿性固少合久而益困鄉人同客者復擠之蕭汝霖者亦會稽人也以選會甯令過之攜雲瞿去自雲瞿之出凡四年烈婦晝夜紡績每月以金米饋其夫寄書慰勉之不絕已而雲瞿死蕭訃於婦婦家閟不使聞婦久不得書已怪之奔問無告

者盡稟俗臘日羣集縣廨禱神卜休咎有神降曰周烈婦宜如其志否者必殛之於是烈婦始聞夫喪請於父設奠佛寺是日召夫諸故友畢集烈婦哭夫已向衆拜且泣曰吾夫客死吾必歸其櫬公等皆生與吾夫交誰助予行者衆皆愕眙久之有李先生者年七八十慨然許之且以義責婦之姊夫某與偕婦起哭謝請即日發遂之會甯汝霖見婦至深重嘆之因曰一女子攜櫬走數千里如之何吾不久且歸曷稍待乎婦曰諾居會甯二年汝霖自請改教諭携烈婦與周櫬歸紹興行抵錢塘婦問去會稽幾程矣或告以渡江即紹興境者婦笑曰吾事畢矣一夕舟門啓失婦覓之得於水中尸倚舡尾而浮汝霖爲合葬之

姚承概曰烈婦事實予得之山陰諸君祖望祖望請予記之予以婦人死其夫難矣乃不倉猝自狥歸夫骨數千里外難孰與先死多蕭汝霖獨何人哉振周生之窮成烈婦之志其殆古之風義士歟李先生亦賢者也軼其名惜哉

馬烈婦傳

烈婦姚氏桐城人年二十餘為馬順卿繼室又一年而順卿死馬氏故盛族中落順卿兄早卒其妻亦寡居烈婦性嚴毅罕笑語自歸夫家與姒異行人已怪之矣光緒戊子順卿之官浙江死於道烈婦聞報即斷食飲姑強勸進之甫入喉即吐出餓數日竟亦死當是時順卿有叔父某與其姒倡言姑在而死非孝屍吾不欲姚氏走訴其族於是其族人出錢就為之殯殯之日內外宗長幼數十人皆往襄事令丞以下皆來祭弔里黨姻戚相知者咸嘖嘖誦烈婦賢其姑亦感泣舉身向棺拜姒亟止之姑曰是吾家賢婦烏得不拜遂竟拜也始順卿赴至烈婦終日哭無一言親族集其家議喪事烈婦忽出帷向夫族弟其祀再拜及死獨其祀經紀之

姚永概曰自秦皇帝尊寡婦清會稽立石斥倍死而嫁者不貞嘖二千年世益競尚節烈搢紳家幾無更嫁之婦然烈婦之奮志一瞑而不顧也人皆悲之何哉烈婦於吾為族姑死時予在江西及歸里聞烈婦事甚悉故為之傳

彭節婦傳

節婦姚氏桐城人惜抱先生鼐之孫女也先生晚居金陵以節婦字六合彭氏彭氏六合士族節婦之夫爲諸生名德魁字近杓節婦嫁時翁姑皆存已老病矣一刲股以療其翁翁愈又刲股以療其姑姑亦愈又再刲股以療其夫一效一不效也當咸豐三年粵賊連破安慶江甯沿江州縣盡糜爛德魁携家避之清江已而德魁病旋死遺孤汝江僅數歲倉皇急難中家無百錢之儲節婦盡賣衣飾殯德魁而葬之清江晝夜紡績以活其姑而哺其子凡十二年始反六合爲汝江娶婦生子從龍數年而汝江死其姑亦死節婦殯歛畢仰天呼曰吾不歸夫骨待呱呱者何時乎顧其婦曰若善撫兒吾當行矣走白夫弟某某咍之節婦曰若以吾婦人不予助事終尼乎雖然吾志決非死不止與婦共截髮市之得二金遂行達清江謁故鄰伐冢取骨節婦私意骨至重非婦人能任也既拜謝鄰巳舉骨視之輕若未負抵六合之彭氏祠延宗老數人泣謂之曰始阿叔咍我今幸歸矣然尚有姑與子三喪未舉是在諸父宗老莫不泣下卒爲買地葬其姑以德魁汝江附節婦故知書自教其孫孫年二十

許已補學官弟子矣汝江之婦亦賢汝江死時年甚少即矢志不嫁時從姑搘糞種木棉織布以爲生六合人言彭氏二節婦姚節婦今年八十汝江之婦年垂五十姚丞慨曰節婦予祖姑行也光緒辛巳侍大人至江甯節婦渡江來髮皤然白矣戊子秋赴鄉試節婦又來且言曰我生名門嘗恐貽祖宗辱今年八十幸免矣嗟乎當乾嘉之際惜抱先生獨兢兢義理之學厥後粵賊破桐城先生之孫寶同殉難死婦孺皆入井投繯而節婦又以奇行光於六合儒者講學之遺澤其效固若此哉

李結傳

李結字綠窗江西廬陵人也家世賈鹽居揚州與四方豪傑長者相識好爲駢儷之文詩法漢魏而刻意嶄險時時出語苦冷類長吉長老或怪頗戒之弗止也以優貢生鄉試中辛卯科江西舉人冠其曹赴禮部試不第安福謝涵能詩文性狂狷不自檢勅操土語佶屈難通曉家貧婁躓於試鄉里少年尋譏之出門宅適輒訕詬無見禮者一日遇結於試屋中語合意往還流連各賦詩爲別結既中試涵復斥結貽書

慰涵且資之錢財涵既困久得結益自發抒踔躍狂喜逢人道李結不釋口其友桐城姚永概從晉結名心異結之爲人永概以甲午冬來揚州遇歙縣許德凝詢謝涵卽其何以識涵則結乃其姊夫結往往與言涵善屬詞也方大喜謂可因緣見結則泫然曰結死矣年二十有六一女無丈夫子詩文多散佚其友仁和邵名棐其一卷曰李舍人遺稿其弟約復胠其橐得數十篇將重栞之

姚永概曰嘗結之生豈欲以是詹詹者示天下耶年弱志識方思排軼一世使後君子無我見絀焉而卒不幸不稱其志今所存者決非結之自喜者也悲夫士貴有以自見耳才足追志命不可常永閟黃壤無與牧犍斯閔讀之子恒焉同傷者哉爰列厥遺事冠諸篇章云

記儀徵孝婦

孝婦儀徵人不知內外族氏夫死有翁病久於牀婦不忍更嫁留事翁居止一室臨市自廚竈床几起居百物皆在其中日潔羹飯以飲食翁夜則搔摩扶掖之寢息溲

勃弗避也夏則燂湯請浴背搔而爪剪弗避也冬夜深寒溫衾待煖授翁弗避也人或疑焉一夕儀徵大火翁不能起負之無力婦不忍捨去也而守之鄰舍之逃火者咸聚露次覆之無婦與翁僉曰嘻燼矣又僉曰嘻是禽處而獸行者燼胡傷火既滅前後左右廬屋赭絕翁婦一屋獨存無毫毛焦爛於是羣適適然驚乃曉然於翁婦之無私純孝之見祐於天也儀徵知縣弭來驗之信申文大府請旌於朝立坊直其門經亂坊毁臬猶存儀徵人過猶指之謂其旁爲孝婦廬也余嘗從而詢之得狀歎曰是非之喪眞也久哉里之人有女侍其父疾三年衣不解結父疾以愈諸母有淫行嘗見詬於女因揚於衆曰世乃有自奸所生如此人者里之人不察共和爲女孝不彰反蒙醜聲終於家無問名者然則孝婦因火而見異因見異而孝大白亦其命之幸耶吾獨怪末世人情雖士大夫往往附比無根之談遞述遞增如目覩然究其所自來則曰吾有所受之耳再極而究其所從受則亦曰吾有所受之耳繆悠紛糾以成口實如孝婦尙不過關一人事也乃或身繫天下之重横受謗撓多方阻遏使

其設施不得自盡於平時已可惜矣倉卒變起又不能自建樹一潰而不可收又舉重責以罪之是徒快無稽之口舌終於受敗而不知厥端也抑何心哉

陳偉卿傳

丁酉孟秋待游竹山夢故人陳君揖余告病愈視其貌惻於平時顯加赤心憂其根株未斷絕也既寤行趄繞牀呼曰偉卿殆死矣逾月訃果至君名時彥余嘗銘其父墓者也其爲人外和中介文辭雅淡書學歐便君碑多逸致與人交有孺子心其族自高祖以下無次丁少失母比冠失父嘗挾相墓人登陟山阜求地葬兩喪體故弱不勝勞十步輒一躓率勉強行日三四十里盛暑寒雨背焦足濡不以爲瘁既買地葬矣賣者迺豪族羣言洶洶不顧藉是非道理狠戾尋仇君知不可校即更求他所移葬賣者亦竟不返其直君遂以積勞病病遂至於死其命也夫君舉戊子鄉試與余同試禮部寓邑館京師每偕登小樓望西山暮色至無所見迺罷其後君歸余留北方寄余書曰思葬親擇地一區種桑百株不求進士矣後值試果不來噫世之人

業同相聚號爲友生者平居時云爾至於死生之際非眞性固結膠附不解奚暇及朋友烏能脫暱愛輕千里夷其江山以感發於精爽間乎昔范蔚宗著元伯巨卿之事後世讀者爲之揮涕以君之見别知古人不遠惜余非其人也傳君行實祇自愧焉

書曹州知府襄陽知縣

光緒丙申余客揚州鹽運使有連二人曰姚晉蕃姚舒密鉅野人也余與之習因詢曰爾曹之守毓賢善治盜方略如何二人者笑曰吾守故號爲能捕盜其如盜愈熾何也余愕曰說可詳與二人乃曰曹以多盜名天下然其魁率居夏屋連阡陌驟視之無盜跡儼然巨室也黨與百數縣殺人掠財物在數百里外若是者吾守不敢捕時其魁生日諸小盜來賀殺牛羊召優伶聚常千人且投書延總兵及知府總兵怒欲提兵往吾守固止之唯小盜三五人或十餘人聚空宅中謀有所劫吾守蹤得之即短衣乘馬躬與之搏悉獲以歸張皇上聞然吾曹屬縣得盜守必取悉縱去曰君

皆非盜意曹州郭太守能也以是諸縣視焚掠閉城而已不敢捕盜甲午乙未之間與日本遣兵曹幾亂吾守乃曰曹無盜曹縣知縣見事急通詳聞中丞得兵數千人乃小定太守大怒譖知縣於中丞李秉衡而劾去之前後大吏交章薦吾守取大官矣蓋兩姚君所言毓賢事如此其後三年余過襄陽聞王喜礎者劇盜也總督名捕之襄陽營千總之鄉閭識者呼曰喜礎來飯叩其姓王也即拘之去移縣訊之知縣梅冠林見喜礎一謹愿小兒不類其鄰族奔走救之愈疑非是千總曰訴於襄陽道道惑其言欲與千總同邀得盜功枉殺之冠林持稍堅道大怒曰若知此人非眞盜若能得眞者耶冠林即曰何為不可十日而獲王喜礎一訊即服提督大慚以軍法誅千總冠林奔入營叩頭為乞僅免死又數年道言於中丞于公劾罷冠林冠林長安人年且七十伉直有氣喜礎事在官民間聞其劾皆曰得毋以此得罪於道耶道者朱其煊蕭山人曹縣知縣忘其姓名以進士得官年尚少姚君云余感毓賢與冠林禍福之相反而盜之不可治也因漫記之毓賢後至巡撫卒以縱匪釀大禍得罪

死云

曹烈婦吳節婦合傳

烈婦方氏夫曹貴張氏僕也張氏吾姑家粵賊之破桐城張氏與吾家俱避地龍眠相距數里而貴病篤烈婦知不可救卽取藥和金屑吞之而死越一時貴亦死貴有母在吾家其夜吾父與衆納凉見前山有二火散爲數十光如星尋合爲二咸異之矣既而知烈婦狀曹烈婦事在咸豐十一年龍眠山中光緒間吾父攜家挂車山而知鄰有吳節婦也吳節婦齊氏農家人也夫死年二十許卽矢志不嫁撫孤兒其鄰故少貞婦或有誣節婦者節婦披髮泣血設誓未幾言者暴死吾家居山時節婦踰六十有三孫矣時時來自述其少時聞盲者唱詞有烈女不嫁二夫語因慷慨自矢或耘田間至勞苦時卽謳吟其語以自慰也吾父適舉行總旌節孝事因入節婦名而曹烈婦亦旌

姚永概曰曹吳二婦其生皆微驟然一鄉中人耳卒自樹立何愧禮義家人耶彼其

心冥然無知也苟其知之守死不回較讀書之子言理多而操行轉迷者其一與二之不同也歟

孫烈婦傳

烈婦趙氏桐城人夫孫某當粵賊之亂某降賊授僞職咸豐十一年賊破桐城某藏黃巾著杏黃袍揚揚乘馬來迎其婦烈婦見之大罵曰汝非我夫也父母遣我嫁時乃大清之孫某非作賊之孫某也汝既讀書爲士人豈不知孫氏望族文武仕宦不絕而失身降賊意氣自得我不忍見也痛哭起投塘死其子數齡亦從母死某惶然去卒不悟後大軍圍金陵其黨爭權殺之烈婦之死鄉人多見者往往感泣稱道不衰而孫氏諱其事不欲人知故至今未旌云

姚永概曰吾幼時即從人聞烈婦事今年與人言族父麟書瞿然曰是我從母也因述其臨死之語如此嗟夫孫某當承平時爲諸生文章容貌甚都也一旦自辱其身至並烈婦之名而沒之悲哉

蘇太恭人家傳

蘇太恭人桐城蘇君求恒女五品卿銜直隸棗強縣知縣方先生宗誠繼妻也恭人生三歲失父稍長忍饑操作能佐嫡母成立族祖徵君惇元每奇恭人又與棗強爲忘年交因主婚嫁與之棗強前妻甘太恭人遺一子培濬棗強弟子曰培聰周晬失母皆撫如己出咸豐三年粵賊破桐城棗強避居魯谼山中聚徒友於所謂柏堂者講學論文恭人治脫粟種園蔬以待客值歲饑則采榆皮掘蕨根及蒿荼之屬給朝夕其後棗強攜培濬培聰客山東恭人獨與培濬婦徐及所生子守彝留賊去來無定輾轉窮崖絕壑之中卒免於禍族戚相依者咸視恭人爲左右恭人得米又時時分食之貧相從不去也久之賊平棗強客河南始迎恭人而棗強遂以曾文正公薦得官恭人所以贊治者甚具邑大旱自爲糜以活婦孺日凡數百人雖盛暑不委奴婢有棄子女者皆收育之比棗強謝病歸邑人猶頌之不置也棗強寓居安慶恭人二子曰守彝守敦皆好學有行孫七人曾孫四人藹然成巨室矣而恭人處之甚約

每戒子孫毋忘柏堂時事棗強既卒恭人惟一女適孫文卒恒鬱鬱不樂遂以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卒年七十五守彝守敦述恭人事以授永概永概故嘗問業於棗強之門而恭人孫女實字猶子佐炎乃撮其大要箸於篇以爲家傳云

高君家傳

高君名鴻字羽卿世家浙江山陰後遷爲仁和人祖觀海父攀桂皆諸生君其第三子也生三歲而孤性聰穎好讀書年二十補縣學生家故業賈君悉諉之人已誦讀不輟以是大損其貲負金鉅萬或謂合賈贏縮共雖折閱可無償也君卒鬻產畀之家益大困會廣州連州猺亂上命總督盧公坤視師君從軍幕府留粤久之遂以府經歷候補廣東署潮陽同知同知故事濬河道前官漫不加省君獨舉其職行旅告便潮俗好械鬭官莫禁禁且受辱君開敏尤給於辭大吏檄君往往即應時解散三署潮州府經歷府中及海陽縣積案皆委君代聽人咸稱平而署興甯縣事尤廩廩有聲興甯民好訟積案尤多君初至佯不爲理民怪謂吾官辱也君察得其情乃與

吏民約某日縣令聽事矣乃坐堂皇集吏民縱觀取諸訟者決片語悉中吏三日積案七十餘悉淸民以大和君性廉介初至縣富族訟爭產冼人饋萬金爲說君笑卻之又巨族以事介尉干君君不許曰徇私壞法大戾也君何強汚我尉大慚去旣居數月案幾無訟牘輙與邑人士唱和詩成帙臨代去士民銜留遠送有泣下者已爲設主祀之家又刊君所唱和詩曰齊昌宦橐齊昌者古邑名而君宦橐無他物獨此帙也大吏奏君能蹟以知縣升用加三級而君遽卒子十人傳禮傳勳廣東巡檢傳均傳經傳典傳信傳忠傳馨候選同知光煦候選訓導傳薪孫幾人曾孫幾人始君之在盧公幕也值端州大水盧公開硯坑活饑民君往監因何傳瑤硯辨一書考案補輯爲繪圖名硯譜今傳於世

姚永檝曰今之爲吏者動謂不久任則不暇設施觀君之所至率未滿歲其可稱述已卓卓若此吏患不自盡其才耳光緒丁亥予與仁和邵君順穎同客王益吾學使幕中邵君與君有連出其狀示予且屬爲之傳予乃論次其大略如此世之久宦而

澤不下逮者夫亦可以思矣

高氏兩世家傳

吾友高仲葵其先世合肥人大父諱國興以賈來桐城娶王氏生一子諱寶成年十四而孤王泣撫之曰汝今爲無父之兒矣甯傭於人以活乎抑欲獨成門戶也寶成對曰人貴自立不願仰食於人母子晝夜勤作家日以起先是國興兩姪延成玉成留合肥者來相依王撫之如子爲娶婦延成無子而卒玉成生二子曰德元德魁以德元嗣延成王思畀以田德元意少之盡竊其田廬契約以逃時粵賊踞桐城德元使人謂王曰若不三分取一與我我將獻之僞官寶成請於母謂是雖吾母子辛苦所得然身在何憂無產乎聽之王好施與嘗夜行見遺金守而還之寶成性方正嘗拒鄰女私奔撫孤甥成立授之以田鄉里頗愛敬之而寶成再娶於魏亦能承姑及夫志多盛德前娶盧遺一女側室夏遺一子子嘗病調護無間晝夜女自夫家歸見之大感曰母如是視弟弟與我不視母如所生是殆非人德元既以挾得資旋死其

母鄭子無所依魏仍奉之歸一忘前憾德魁癭病疾亦死有子甫七月將鬻之矣魏聞之曰吾家門戶單弱奚忍聽之亦引之歸撫育成立其行事率類此尤愛重讀書人攜仲葵移居仲勉家見仲勉所爲則大喜故仲葵終身事仲勉如嚴兄而師事柏堂先生友倫叔常季通伯及余兄弟懇懇乎質行君子不敢背母訓也今仲葵老矣母終葬已數年矣時時泣思詳述兩世事實授承概使記之因撮舉大端著於編獨是承概少失母先君子免喪亦已數年教訓在耳行已多負靦仲葵之舉足不忘其先負媿曷既讀其敘兩世事略發汗沾衣也

趙孺人家傳

興化李詳有賢妻既卒爲事述數千言詞曼而悲授桐城姚承概傳次之詳有文學而家貧年二十六始娶於鹽城之趙詳母姪也趙年二十五在室佐父母已嫁兩妹父母欲治裝飾遣之趙堅謝不受婚夕詳衣布絮袍因舉桓少君事趙喜不意我乃同古人也黃侍郎體芳督學江蘇拔詳補縣學生員王祭酒先謙繼之試詳第一補

庠膳生兩公皆名人詳名亦起而貧如故質瑣屑家具奉母應官賦趙出其私物助之風雪中操作體僵夜中乃溫詳又述王章事趙笑謂方今秦南倉人誰如審言者今作慰藉語何鄙也秦南倉屬鹽城詳所居鎮審言者詳字也詳有嫂喪夫又殤子女每哭則詈趙以洩哀趙事之如姑姑不能得雖不與校然日處拂逆因得臌脹病而詳素病喘乃不敢自言力作如故方詳病幾危臥草舍突屢絕烟火趙思舉藥先之顧念衰姑又四子幼小且飲者再卒不果剪臂肉飲詳深夜拜斗禱露中其後詳病稍瘥游亦稍遂次第贖田七十九畝計足終歲糧有宅一區四子已兩娶婦皆趙力也病遂革卒年四十有九

姚永概曰士方際窮阨得一言之善感之畢生不忘况結大義同苦甘前立門戶而遽死勞苦數十年曾不得一日享宜審言痛之之深也審言著書自足行世不待余文然余不敢辭者樂善也朋友之交也

邵節婦家傳

節婦氏劉諱葆貞字莊蘭世家仁和今爲杭縣父諱旗以戶部郎出守漢中方娠結言歸邵君某字子進實爲位西先生之嗣位西先生以咸豐辛酉杭州城陷殉於家妃息逾年乃得脫險執友曾侯以撫以翼一隨以還故子進先生用同知需次江甯權知六合甫及再朞暴疾告終節婦時年二十八有子曰章側室氏張年十八有子曰義截抱載震夫友錢公應溥曾公紀澤勸居金陵漢中貽書諭令赴陝節婦不可卒經營扶護奉櫬歸里宅穸既安聘師教子每泣歎曰邵氏興廢在此二孤矣書聲偶閒必遣媼詣館窺兒何爲得毋嬉乎先是位西先生藏書滿廬頗多善本經亂散佚猶有存者子進先生復蒐補焉節婦護惜勤至故二子受經卽無坊市訛舛之病至稗官委史禁勿寓目夜分稍暇則援引古事或先正遺聞反覆訓譬故章義並起爲時聞人而節婦以辛丑二月終於上海年六十七邵氏自位西先生顯名當世晚遭變故士夫莫不憤歎子進先生繼起方共幸之不究所施以卒論者竊疑天道之難知而節婦辛苦再造邵宗使賢者有後砥節修行之士咸聞而增氣其有功獨在

邵氏已哉承概導與章交先大父與位西先生友也以事略授使爲傳因謹敘其大者如右系之以頌頌曰

大易列象乾始坤成孰云巾幗不繫危傾婉娩德人溫恭以則譬彼大木蘇枯俾殖論次女德爰始更生竊取斯義彰著休明

記程伯麟

余之知程伯麟也以倫叔靜潭因數與偕赴禮部試爲人短小善言能記長篇文字海舟中無聊余引枕臥聽伯麟縱聲誦昌黎平淮西碑杜陵北征諸詩纍纍無誤舉者相與大歡笑以爲樂其家極貧嘗報罷困不能歸時范肯堂在天津余通書肯堂肯堂爲辦裝適行戊戌二月余將北上冒風雪出邑東門見有擁衾坐肩輿中大呼叔節者伯麟也既而同落第伯麟又不能歸欲有所待余留錢贈之不能多也逾年聞伯麟竟客死天津則余之愧於肯堂者何如哉伯麟自言初應江南試節衣食費買資治通鑑以車載之已徒步歸村中見者多匿笑伯麟獨閉戶閱之三周也是熟

於漢唐之事欲有所論撰未就云其弟子鐵嶺多祥好學有文伯麟時時向余稱之
伯麟名仁著霍山人
王重三先生傳
王振綱字重三直隸新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第一終身不仕讀書養親侍父疾帶不褫目不交及歿守古制廬於中庭居喪三年鬚髮純白母老痺不能行每舁肩輿坐母以遊園中間至里閭夜侍說書史母心大懽壽登百齡見曾元孫以五世同堂奏旌於朝居家凡三十餘年曾國藩總督直隸重其學行聘主保定蓮池書院振綱之學其始也兵農禮樂河渠地理旁及釋老卜筮相墓家言靡不詳究後讀朱子大學中庸序及近思錄乃爽然曰學不本於居敬窮理而遽談國家之事其知之必不真行之必無序居敬徒矜持於儀容動作猶外也窮理徒泛濫於名物象數猶末也必戒欺慎獨身體而力行之以能改過爲歸嘗書顧甯人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於壁故振綱生平能謹言動忍嗜欲勞體膚入孝出弟見於實行其於弟子

亦本此爲教每評試卷有所抉摘必極言其所以然著錄門下千餘人年七十一卒於書院返葬新城門人咸服衰麻遠近奔赴貴賤黃彭年往會葬道中相逢皆赴喪者也彭年歎曰嗟乎郭林宗陳寔何以異哉初振綱成進士總裁爲大學士穆彰阿方秉政有權覆試一等殿試二甲例可入翰林而朝考詩中誤讀祇爲上聲遂以歸班用穆彰阿深惜之而謂振綱別試中書振綱不可則留教其子弟又堅卻之徑歸不顧逮國藩至乃聘主講人服其識初大清河受西北諸山水岸深流急易溢亦易退田反加泥尺許肥饒收倍蓰俗諺謂之一水一麥自永定河置金門閘分水入清清受濁水時被停淤旁溢爲害始築隄以捍之河與隄歲歲爭高一旦潰決勢如建瓴而下新城以下諸州縣始受水害無慮歲直隸總督李鴻章議開蘆僧河建閘蓄洩以殺清河之勢詢之振綱振綱謂兩河不並流蘆僧水大則奪清河正溜清河力弱下游必淤水小則蘆僧弱下游亦必乘且土質鬆懈水至閘必圮不則齧閘旁潰清河隄工歲費大萬計不若廢故道引由蘆僧行使定興諸水專歸雄縣於地勢

使郎受水之區築隄捍外水建石閘開引河反可收水田之利議不果行其後淸河果淤復大治之而盧偕閘再壞卒閉不用云振綱著書曰禮記通義二十卷尊經爭記二卷先儒粹語四卷地理擇言十卷大學中庸說各一卷所說經無門戶見尤邃於禮子五人次銓字子衡咸豐五年舉人性孝母病禱以身代不飮酒食肉三年治詩文嘗因病學醫著醫藥家樣六卷卒年四十七詮子樹枏光緒十二年進士仕至新疆布政使有治蹟著書尤多爲北方大師

魯夢霆傳

魯震字夢霆懷甯人先世有南莊星郵兩先生兄弟也南莊能詩星郵善畫大父某以舉人官睢甯訓導粵匪亂城破賦詩投泮池而死父驤嘗爲縣尉到官數日不樂自劾去君爲諸生外和而內有守朋友咸推敬之作文高古叔父贍兒說同歲舉人而贍成進士入翰林故君以官生應鄉試久不售光緒戊子李侍郎文田主江南試得君文器之又疑爲崇禎人稿本文字不敢取君遂以諸生終君性伉摯父喜飮酒

君日侍飲陶然左右無違余獲交君因得謁堂下見其父子從容一室之內肅雍可羨然自遭父喪遂絕不飲酒叔父官江西知府無子君老矣時時往侍事之如孺子叔父病臥誦經書自遣或不能誦君即坐旁誦以娛之叔父有二妾君寢於外室呼即趨入中夜無倦怠君有一子甚才年二十四死於贛水遂亦無子然君處之廓然君讀書能見古人深處每論事偶發一二語人咸滿意以去光緒中新學甫萌君每倡言助之及其說盛行即閉口不言喜相墓家言好游嘗客關東樂其山水有遷居意自關東歸盜尾之行數日君偶與言盜驚曰子長者也吾雖盜曷敢侵長者然自此以往程三日不免有吾輩當謹護子行耳其誠動人多類此君卒於宣統二年得年五十七

姚永概曰余知君垂三十年所得於君者如此蓋東漢獨行之君子也世顧不之知古今所尚殊耳每思述君遺行以告後世今年自北歸磐君爲言懷甯將修縣志子曷爲傳貽之余不敢辭於君行雖不詳備然亦足得君之梗概云

高仲蕤傳

高念慈字仲蕤桐城縣學生少孤事母至孝終身如孺子母在名嘗毋卒乃更今名君傷其先世多隱德而窮阨不彰因爲狀求交游爲文字日日拜其廬人多不忍違及文成每日必莊誦數周流涕被面故皆可倍誦無一字遺見人有文學傾慕出肺腸自外歸必求所嗜以爲餽物無論豐儉而誠意盎然令受者媿無以答始君與阮仲勉同居親愛如兄弟兩人質行略同仲勉晚而有子今七十體猶健得孫矣名聲遠出君上而君勤瘁非人所堪兩子一不惠又皆早死不得已取合肥族人子撫以爲孫未及婚而君得疾以卒豈禍善福淫固不足信如劉孝標辨命之論耶抑釋氏所謂因在夙世者耶是固不可知也君所師者爲方先生宗誠泰先生汝楫所友者爲阮強馬其昶方守彝守敦姚永樸君名不顯於世觀其師友可以見其人焉永概辱與君厚因爲之傳以存其人於後世云

方澍園叢園家傳

方達字澍園桐城人世居縣南之會宮會宮方氏在明有侍御震孺占籍壽州以剛直聞事載明史而本籍顧少通顯然多讀書君子君少就學日誦數百言爲諸生教授士遠歸之隔江之銅陵尤多有名於其邑半居君門鄉試屢薦不中式君亦不屑意辛卯巳畢初場忽賃驢游清涼山雨花臺賦詩嘲入場者如楚囚及撤闈知四書文已爲主試所錄索二三場卷不得人皆惜之君反笑曰吾遊兒來耳豈計與少年爭得失耶伯父善安公無子以君爲主後事嗣母許太淑人孝謹太淑人卒君嘗服母衷衣於內曰吾不忍離吾母也本生母王太淑人以君兄弟三人食指衆令析產集族戚爲三鬮各取其一君不肯子荃方幼在側族人迫代取之君呵荃曰吾兄弟不忍者汝乃忍耶先世有遺地或僞造劵欲占之將成訟矣君獨念累世無與人訟者反好謂之曰汝劵僞不能有此地非吾劵不可卒寫付之其篤行率類此子三人長荃光緒丁酉舉人官貴州知府次蓉少聰穎讀文選日可千言早卒次國棟

方運字叢園達弟也少應童子試四不售遂絕意不試而盡心宗族事授徒於家凡

期功不受一錢會族人議建宗祠君獨任其勞劇時當隆冬往來冰雪中七晝夜不寢不脫革履如是三年而祠成君體故羸遂得痼疾亦不悔也每春日攜子弟上塚必歷指示之曰是爲某世某公某孺人愼毋忘又醵金爲報功會俾歲歲上塚者皆得醉飽以期永久族婦陶氏夫死守節翁利人財奪嫁之以松子寨口舁而往君聞卽夕遣婦女數十人至其家守不令娉卒償其金而以陶氏返爲置扁旌之以堅其志光緒末詔廢科舉立學堂君首合族人立族學族學成三載而君乃卒君兄弟友愛至也雖奉命析居獨存數椽名曰杏花書屋聚子弟共讀曰勿使他日如途人也妻朱淑人亦賢孝君之建宗祠也突烟無停時淑人在竈下竟日夕不怠及祠成咸謂淑人有力焉事姑偶獲譴而進甘旨如平時姑怒每爲之解君好施力不足或典子錢而淑人無異辭

姚永概曰余聞吾邑往時長老行義率類兩先生往往終身伏匿多隱德於鄉黨故自明迄今五百餘年宗族根據深厚不解散同光之間其風稍稍衰歛矣世方退異

說年少學未成弁競求財爵不以爲恥甚者至欲舉先王宗法盡破之而後快雨先生顧不可謂難能者與叢園治田凡町畦之欹曲必準以繩令之直人笑迂之宜也然澁園無心於名而予卒顯於世棄於人者天終予之耶荃與承概交因請爲家傳如此

桐城姚永概

吳先生行狀

曾祖太和候選府經歷

祖庭森縣附生

父元甲縣附生咸豐元年孝廉方正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世居桐城之南鄉吳氏自元明之交由徽州遷桐城凡數派各自爲宗先生之宗以所居名曰高店高店之吳分二支曰寶慶曰榮華先生之支曰榮華寶慶多科甲仕宦榮華則有生甫先生者先生族祖也以古文名於京師與方侍郎苞同時餘則不顯父徵君居鄉里孝友任䘏勇於作事不顧藉利害先生猶其風類也弱冠中同治甲子科舉人乙丑成進士以內閣中書用曾文正公見先生文於方先生宗誠所大奇之又聞徵君善教遂延教其孫而奏留先生於幕府十餘年

文正公薨李文忠公繼之復致禮焉世傳曾李奏議多出先生手當文正公辦天津教案時從容謂先生曰吾大臣任國事不當計毀譽子年少名甫立盍稍避乎先生笑不應及李公用事其所經畫皆前古未嘗有而當外交之衝操縱應付尤驚駭世俗非庸人所易知先生佐佑其間竭思慮自効不肯諉謝故二公深相倚重大疑大計悉取資之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丁父憂服闋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直隸州知州乾隆時方恪敏公爲總督下教建立義倉世傳畿輔義倉圖者是也方公薨倉儲寖壞咸豐兵燹以後乃盡耗矣同治十年錢敏肅公爲布政使復修方公倉制先生在深州獨進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錢公曰何謂也先生曰方公當國家全盛上下交足名器貴重故給七品以次即爭納粟今富人亡慮皆四五品矣安肯爲勸其積也必箕斂甚者威之其儲也責之倉正耗減取償焉其散而復斂也敦率之不還若息不足必勾攝而敲朴之故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錢公曰子之言然深州獨止不復其在冀也開渠四十餘里導積水入滏商旅旣便田得河流洩鹻氣斥鹵變爲肥

沃又少水潦患民大便之而先生在二州尤以興學育才爲汲汲深州故有贊牧張
杰括境內廢廟田得五千四百四十餘畝增立義學至二百四十五區然久之遂爲
豪民私攘而學廢先生以爲學散在四境官難遍知又無良師長董之名爲村村有
學實乃連數村無識字之民於是言於上官請檢覈學廢者沒入其田於書院厚給
師生買經史圖籍恣高材者覽觀生徒問業四面而至其於冀也亦然又聘王樹枏
賀濤范當世爲之師三人者文學皆天下選也然先生去深豪民攘田者間入京師
交通御史劾奏先生破壞義學下總督遣官按治頗復給還而兩州之士自此彬彬
嚮文學其尤著者南宮進士李剛己武邑進士吳鏜舉人趙衡凡十餘人爲畿輔冠
云先生在冀數年一旦謝病去李公聘主蓮池書院先生博極古今中外之學於事
物無所嗜獨喜蓄書日手一卷不輟評論得失一以文辭高下爲準蓋先生浸淫於
古者深以爲文章者實吾國歷聖相禪之至寶也苟具閎博精偉之識其爲文未有
不燦然可觀獨古人之文或其辭高或拘束時忌微言孤旨往往匿於篇章之中非

好學深思者不能發也然豈果空談不足用世用哉深於文者識必通方今海宇新學日出不窮吾苟能兼收並畜皆足助我化裁損益之道彼深拒固絕者震駭以爲不可幾及者皆由識之不足其於文事或未之深造也乎先生以是爲學即以是爲教所與遊皆一時豪傑外國名士每過保定必謁見先生進有所扣退無不欣然推服以爲東方一人也庚子之亂先生避地深州人士日夜追隨不去其後法兵卒至先生爲籌應待之策州卒無事乃修補故所嘗纂深州風土記於兵事一篇三致意焉居數月李文忠公奉命修和議先生入京師文忠公薨先生決策南旋直隸搢紳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請留不顧會朝廷詔開學堂命吏部尚書張公百熙爲管學大臣張公親過先生客邸請相助不可則扶服固請仍不可張公則遻入告得俞旨賞加五品卿銜派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不得已於張公則請往日本考察學制以報其意遂以壬寅五月東渡日本故習先生名長崎神戶大阪東西京所至集會歡迎一言一動傳錄報紙相詫尙傾其賢豪先生雞鳴而起夜中始休親歷各學攷

詞又之文部聽講間則與彼教育家往還筆談有餘隙則求詩字商經史者麕至隨宜應之人人意滿先生居日本三月深知彼國教育自幼稚園以至大學院堦級井然教者易施而受者易領悟也吾國欲興學堂勢非由蒙養立其基不可然獨苦於無師勢非各行省府州縣遍立師範學堂不可循此而計之二十餘年乃有人才起供國家之用而世變已極豈可更曠日久遠俟之二十年以後然則爲今茲計亟擇年力合格而中學已就之才分入各科專門三五年卽視其所學而任以事此又貴乎力破故例以求實用不可但給以舉人進士等虛榮已也既以是復於張公又集錄所得爲東遊叢錄以歸餉國人初東遊時卽請於張公一過故里至是携日本教師一人歸桐城集父老創立縣學堂欲實驗其說云乃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卒於里第春秋六十有四先生居官俸祿所入悉以給昆弟朋友飲食被御至簡薄未嘗狐裘平居早起靑周行原野至七八里然後歸而治事雖爲曾李二公所知不肯受薦舉其官直隸州知州乃中書所應得也子一人啟孫有文行能世其家先

生所著尚有寫定尚書尚書故易說詩銘碑論書雜文筆記評論諸書啟孫偕門人方編次栞行先君子與先生爲故交至葬先生錫之銘去卒僅三十許日啟孫少嘗奉先生命從余遊來請撰述伏念先生歷官行事道術文章信於天下見尊於外國實爲國家光榮謹就啟孫所述參以見聞稍加撰次以待名公卿上聞付史館垂編錄謹狀

先大母行略

先大母蕭太恭人宛平人年十三歸於先大父事曾王母張太夫人大母方淑人委婉盡歡生子一人孝殤次即吾父吾父生數歲大父官兩淮鹽運使矣冬夜偶俛見太恭人著複褌裹無木棉乃曰汝尚未棉耶太恭人曰南方煗殊不自覺冷然方淑人故甚愛太恭人大父之官四川也太恭人從方淑人每製衣履寄給之咸豐初粵賊起大父以軍勞卒於湖南方淑人旋卒吾父奉太恭人避亂福建江西數年用曾文正公奏薦得官太恭人就養十年而歸歸十三年吾父復官江西太恭人八十二

矣猶健能往又四年棄養於安福官寢太恭人慈和肅雍族姻婦女爭樂就之在所必滿孫婦或邀之去無何復集問之則曰吾但覺老人辭貌可親不能自忍也外大母陳恭人依吾父與太恭人處十餘年未嘗幾微相失僕婢或偶觸忤見者呵詈之必解曰若愚人爾生平於樗蒲葉子及諸婦女嬉戲事一無所爲寡言語不喜道外事吾父在官朴責罪人聞之必曰官律我不知汝但勿冤可也愼毋濫刑人同治五年覃恩誥封宜人光緒十六年再遇覃恩晉封恭人孫五人承楷承樸承概承保承樛曾孫四人俱幼太恭人之棄養也承楷承保承樛在側承樸承概在里聞訊奔往然已不及見矣痛哉光緒癸巳葬於烏石山陰陳智鋪楓樹門長孫堦焉其兆爲之誌承概謹追維終始質辭紀述昭示子孫使知太恭人盛德云

先府君述

府君諱某字孟成號慕庭晚號幸餘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某府學增生祖某兩世皆以考貴贈通議大夫考某以進士起家官至廣西按察使府君幼稟庭訓持躬宅

心一準粹溫而弱冠連遭考妣之喪又更粵匪亂展轉窮山間以姊夫張匯待次福建因奉生母蕭太恭人至閩援例以府經歷候補江西委解軍械至曾文正公營文正公一見歎曰若名家子烏能以小官奔走風塵間乎問所業得感事詩奇之調留幕府從至祁門東流安慶以克復徽州保升知縣逮金陵克復已補湖口縣知縣矣府君乃稱曰吾本無宦情徒以老母在不得不從事於此今得一城可治足矣大官何爲曾公亦曰吾爲天下留一循吏乃聽其去蒞湖口未逾年調安福是時江西巡撫爲沈文肅公風采威嚴屬吏惴慄獨愛重府君嘗命閱書院課卷故事率召即用知縣八人至是獨以府君參之文肅公親臨告曰若輩毋以進士傲姚君姚君所學非若輩望也府君內明外恕每聽訟委曲導之使言不肯以口給輕折人詞嘗曰愚氓至官府十言達五止矣官又恃聰明以壓之則情何由通相驗人命必親揣其淺深堅軟或遇暑月尸腐敗親屬皆却立斜視府君既臨驗又牽其手令自試之皆叩頭曰官詳審過於所親不敢異說初至安福也前令舟過王氏村村人嘗被寃婦女

叫罵或投沙石前令怒欲以窺封解庫款興大獄府君力持不可杖三人而事解邑中奸民多誘竊子女甫下車即嚴懲之其風遂熄期年引見歸復涖安福於是大興壇廟官廨之毀於兵者費廉而功舉孔子廟春秋祭質禮儀缺略籩豆樽俎佾舞皆不具乃捐錢置購士子與祭者咸感動肅恭及三至安福已爲後官所壞復整理如前邑有復古書院舊僅恃官獎賞無膏火費府君前後捐錢三百萬以爲之倡於是課額膏火始備鄉會試中式者不絕大率書院高等弟子其後又創育才書院試經解古文詞丁卯大吏檄修縣志府君手創大例纂成十之時會稽趙之謙在總局謂人曰江西諸縣志纂率蕪陋知體要者惟安福一志耳前明易公竟祀鄉賢傳公應禎祀昭忠易有孫如松傳有孫鴻崑皆孤童子無以自立府君資之讀書如松卒爲邑廪生鴻崑以戊子舉於鄉大府欲調府君臨川又欲調廬陵皆以素號肥缺力辭偶因義倉事上議不合請疾歸買屋桂車山中奉親讀書教子以爲業然性好施與甘義勇行不計有無嘗栞先世菊潭松巖揆鷄中復諸集又以龍溪李先生威嶺書

軒筆記四卷建甯張先生際亮思伯子堂詩二十二卷皆託稿於大父承遺志悉梓之胡伯良淳者嘗爲大父弟子病卒安慶府君爲之殯殮攜其子懲教養成立俾有室家鄭容甫福照於府君婭也授承楷兄弟經病且卒屬其子彝與寶鏞府君月給錢至彝長乃已彝娶婦嫁妹葬父母又重資之且梓伯良先世碧波詩選及容甫潔園詩詞世父嘗負邑肆錢三百萬主來索子孫無以償府君粥田代完之既爲從兄子丙林援例得巡檢仕宦不遂歲仍仰給於府君嫁再從姪女二三從姪孫女一迎從兄濟光柩於閩撫孤甥張傳申至成立爲之娶婦有三子矣給錢十五萬令之閩反其父與姊骨而歸葬之自以幼爲方淑人鍾愛於諸中表皆曲意敦篤又贈山葬舅及妗在官時分族戚錢逾百萬及罷官雖稍減然亦不能過損也自解安福組囊中不及千金期年而罄因粥先世遺田且盡諸太恭人春秋高甘旨漸無所取給府君喟然歎曰損吾親口體之奉圖養已節古之貞介者或不如是吾其仕乎起病謁選復蒞安福至則詢邑中利病皆曰征漕爲難雖盛兵役勤扑繫常苦不中程府君

笑曰是擾民也民勞官吏且不足安有餘完逋乎悉罷減前令所為征常如額歲亦屢豐彭李二姓械鬥李氏死者八人事更八年彭氏亦瘐死二人矣兩姓皆以赴京與省交控破家無算府君曰案不及今定其何以堪擬論如律兩姓皆服其後官南漳日安福民有被枉者裹糧奔訴至南昌過邑人李道南道南曰姚公固知女寃豈能越境代理之乎其人乃沮喪以返邑生謝涵好為詩歌古文性狂獨一邑排擠抱所作上謁府君得之喜教以立身之方涵懸服曰吾師愛我遂往來門下如子弟丁蕭太恭人憂服闋赴選得湖北竹山知縣縣在萬山中前一歲秋霖為災民藏悉盡更春死者萬人府君至則辦理賑事民大蘇息總督委候補道張煜林來巡鄖陽歸言竹山最調署南漳知縣南漳故多盜州縣官捕得一二脅從率用大木籠盛之立懸以死死者愈多盜愈熾官反以幹治遷擢去府君曰漢酷吏雖慘然所捕皆魁宿今且反是吾不能為得其渠一人殺之臨受代又得一人後官至一蹈故轍盜大起至傷游擊胥云襄陽道朱某故相子也紈袴喜遨承與府君故不相協府學官左貫

謙許南漳學生五百金不遂詳黜之府君白其枉因搆於朱會中丞于公蔭霖初至密飭道府甄別屬吏因列府君下考于公故聞府君名疑之不舉劾朱反以是大恨于公而府君亦回竹山本任府君之去竹山也連二令積案遂多府君早起治文書餐罷決事率午而出竟亥乃退或遇狡獪民糾葛案下父老輒呼斥曰汝自識事來幾見官爲吾儕勤劬若此況吾官髮白矣夜已分忍不以情白耶皆俯首聽決而去府君亦自覺憊甚因請假歸甫受代一日而疾作遂以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於竹山縣署嗚呼慟哉臨卒神明不衰手一卷授長孫佐燧則所著愼終舉要里俗糾繆也府君清介絕俗少雖受知於曾文正公嘗曰公貴人也吾當以師古人者師之曾公知府君意一日笑謂曰吾爲子得師即命謁從親介於獨山莫子偲故府君於莫先生執弟子禮三之安福也過天津謁總督李公李公舊與府君同居曾公幕中朝夕見者也問家事甚悉歎曰作州縣二十年乃貧至此耶既出鄉人咸告府君不求李公一書抵江西調大缺府君曰吾少年不肯在湘鄉前道此字今乃向

合肥張口耶生平不治產業引疾歸也賃屋而居先營家廟於縣城逾年始買屋山中粗蔽風雨而已獨創春榮軒以奉母南漳多富民每秋收佃租畢即携銀至城搆訟爭入苞苴求直以爲榮黠吏至兩利俱納之寖以成俗不相怪府君一切刮絕訟旣驟稀市銀爲大減解地丁銀不足輦銀至樊城買之焉南漳間歲一吏牙帖官入可千金府君至適値舉行乃慨然曰吾得千金僕隸且倍之市可擾哉力斥罷之府君之卒也至無以歸竹谿紳王士瓊曰吾往來竹山知姚公淸也吾具一舟載公柩竹山民亦爭具二舟載眷屬始達河口府君於經邃於易於史晚好通鑑官事餘朱墨不釋手或誦之竟夕於朱子及元明儒書嗜之尤篤不著書獨喜爲詩詩多且工不事表襮少惟莫先生及忠州李士棻知之中年後始爲江甯汪士鐸武昌張裕釗瑞安孫衣言壽州方希孟同里吳汝綸徐宗亮所推重光緒庚寅承楷等嘗梓行十二卷非府君意晚年自定爲十二卷承樸等又編遺詩成九卷集抄日記爲十四卷合讀易推見三卷愼終舉要里俗糾繆藏於家原加同知銜誥授奉直大夫再加運

同銜覃恩晉授朝議大夫配先母光恭人同里直隸布政使光公聰諧女先府君二十七年卒附葬大母蕭太恭人墓左府君自爲之誌生三子永楷附生候選縣丞先府君四年卒永樸甲午舉人候選訓導永概戊子舉人大挑二等二女長適同里馬其昶次適通州范當世孫四人佐燧佐炎佐煥佐燾孫女二人長字方彥忱次幼自光恭人歿府君獨居十五年永楷等力請始納庶母張生二子永保永樑一女俱幼嗚呼痛哉敬述

伯兄行略

兄諱永楷字閑伯少有羸疾姿性端一視世之穎異者或不逮也志欲以人一己百人百己千之力斬與並己之賢方造乎古盎莫鍥鍥不能不止故其心常若有所迫而其氣未嘗一日舒也始治制藝則專精於昔人之工者與近之獲售於試者與朋儕偶爾一日之能者皆手抄之若干册又讀宋元明國初諸儒之書因分別其淵源同異采擬其語之最精者手抄之若干册又博觀於詩歌古文取所忻誦者手抄之

若干册見人一評點本必手臨之雖諸弟說亦細字傳寫不遺蓋兒之堅固慮敏如此嗚呼年不稱志而遽死也悲夫初居先母喪兒尚幼也哭泣盡禮如成人事父祇恭惟恐逆指偶見譴惴慄可憐之色見於顏面及死父爲之慟曰吾兒眞孝子也蓋供使巧給弟或差勝而至誠終莫及兒補學官弟子鄉試凡七不售甲午侍父客天津監當赴順天鄉試裝就矣値日本遣兵鬨警即能裝送庶母兩弟南歸曰我豈妄冀不必得之名而不慰親意耶及仲兄以是科順天中式兒大喜無毫髮自失兒每言吾家居鬱鬱思外遊永概客揚州因偕兒來未一年以病歸旋卒今永概復至揚州跡觸故館問來友生心傷曷持迺謹述生平大略以貽後人兒嘗類抄先世文示子弟曰聰聽錄未成仲兄爲卒之有詩一卷爲見冀州范伯子所稱永概摘其精者一卷入姚氏詩抄子二佐燧佐炎



胡愼思墓碣

桐城姚永概

予父官安福時予兄弟皆幼亦知學詩論文矣所交數人而胡君愼思最密愼思之父伯良先生與吾父交客死安慶吾父旣爲之殮而歸之故愼思嘗依吾家性高潔嘗學律凡數易其師皆不中意時時棄去學魯公書頗有筆意忠州李士棻工書不輕許與人見愼思書乃亟稱之予兄弟讀書齋前有芭蕉數株每當春夏綠陰映軒窗兩兄因與愼思聯蕉社吟詩予時六七歲耳亦閒作小詩愼思見之輒喜持以告人予兄弟嘗戲謂之曰與君交如此生平想無過之者矣愼思笑曰我何足云君姊夫乃讀書能文有高志君歸交之勝我萬萬矣當時頗訝其言及歸而見我通伯果如愼思言於是益歎愼思爲知人也愼思凡來吾家十餘年旣而贅於贛州某氏年餘吾父棄官寓吉安愼思攜其婦來生女矣吾聞愼思新婦亦工書頗爲之喜已而

別去及吾父攜家返安慶未三歲有人自江右來者道憤思病癰死矣其婦家葬於贛州之某山久之聞其女亦死吾幼時居安福所狎處者蓋二十餘人及今歷記之十已八九死矣憤思交最密而死獨早予尤悲之予既習爲古文辭今年憤思又屢見予夢乃爲文紀之他日若有人往贛當使之鑱諸墓上憤思名愍桐城胡氏族甚微憤思死其五服無一人云

江待園墓誌銘

桐城江待園先生既卒二十餘年貧未克葬友人徐宗亮謀於天津介通州范當世言於合肥李公子立出白金百兩屬其役於永概買山於樅陽戴冲保連城之麓以光緒壬辰十二月辛酉葬將葬召其嗣孫與族人會事僉曰茲役也匪公子之資其曷以濟永概曰吾未獲見先生而於先生爲故人子嘗讀其遺詩今觀諸公之不能有忘於先生則先生之爲人其可定哉爰買方石柔而銘之理於壙前柔曰先生諱有蘭字待園先世世居桐城樅陽鎮樅陽故佳山水海峯劉先生晚居之以文術詔

後進再傳而爲張昴園昴園有弟子四人先生其一也昴園之詩藻繢百態窮極博麗聲放色張先生既得其傳嗣聞方植之談詩刊浮落艷一繩削以法律掐心抽思毫髮不以浪才假人則又大喜投贄門下時時出游嘗客止浙江西湖上賦詩數章友朋咸歎美之咸稱爲江西湖云先生少補學官弟子遭亂困甚曾文正公至安慶禮餼之相國李公之克蘇州又贊其幕府以保舉得教諭署黟縣教諭未久謝歸歸數年卒年七十無子以兄子嗣孫三人曾孫二人始昴園弟子其三人者曰文漢光戴鈞衡童二琴二琴早卒才不自盡漢光鈞衡當粵賊亂上書言兵不見用遭禍抑鬱以卒獨先生享大年再睹中興其詩熙愉澹泊無險躪陗薄寠苦之思稱其胸懷焉有集六卷已栞行又善書有古人姿度李公子名經方嘗受書法於先生者也銘曰

樅陽之濆連城之麓厥壙盈畝厥碑四尺㦸柏與松詩人是宮水泉弗逢下利厥宗

候選直隸州知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耿光字廉甫姓陳氏世爲桐城人自其高祖無塵以貲雄鄉里累世好施予至君而家遂貧又數遭諸父昆弟之喪抑鬱無聊賴乃走河南陝西以習律佐人治獄得金養母長育子女凡二十餘年母妻皆卒於是携子捧柩而歸歸數年而卒卒數年子時彥以縣學生中戊子科舉人將以光緒甲午十一月某日葬君桐城西鄉烏石山之麓以夫人張宜人祔時彥好學有文行丐銘於永概永概其敢避君性剛直雖終身居人幕下未嘗幾微絀所守以徇人意人亦久而信之其肫厚出於天非強爲也有典史單濂溪者官陝西死回寇嘗以女托君君撫爲己女嫁之生一女而夫死又爲經紀其家比去陝西而後已有知縣歐陽雋嘗授時彥讀有老母無妻子而死君爲殯葬而奉其母如己母比其卒又爲棺殮之君有叔父三人曰文馥文選文丙相繼早卒文馥之卒尚未昏妻汪氏不肯嫁君歸而迎養之屬時彥無得失禮時彥承其志至今不衰桐城自前明以來士大夫以文章氣節著天下雖錄錄無所知名之人考其行義亦往往敦篤有近古之風自更咸豐之亂耆老物故後生小子不

見前世放恣邪僻比於荒裔宦於外者率聯婚姻營邱墓於他土志不欲歸道及故鄉輒蹙然登懼若虺蜴之不可與處日滋月益貧極而濤是可哀也故君之歸恒閉門不出獨以先哲逸行教其子里中人罕知其賢者予獨心重其爲人曾祖諱穎祖諱魁父諱樟以君候選直隸州知州贈奉政大夫其上世在明有諱仕文者以舉人官陝西耀縣知縣有諱珊者以舉人官湖廣沅州府知府後皆不仕張宜人祖曰聰慧嘉慶庚申恩科舉人四川長壽縣知縣父曰訓詮邑庠生宜人節儉恭謹遇事有斷制咸豐末粵賊將至桐城君遠客在外宜人急葬舅姑於先墓側君後時時謂人曰使我不陷大戾宜人力也生子一人郎時彥女三人皆殤銘曰

維古時平兮德多等夷孰換俗弊兮摯行斯奇黃耇罕覯兮吾土莫知我銘幽墟兮昭示將來

汪貞女碑

貞女姓汪世家桐城幼喪父母童歸於姚待年未婚十四而夫死舅宣江嘗姑病風

痺臥床席間不起貞女則毀飾啼泣以請曰昔爲舅姑婦今爲舅姑女以代亡者職爰起敬起孝內外帖帖咸服以綏既而舅權六合令賊烽告逼經營防守用勞卒官江甯旋沒將屠吏刳士民積屍紛藉如麻貞女先期奉姑以下遁逃免禍乘隙葬舅及夫以避焚暴舅妾不安於家私挈女逃嫁追之河舟竟以小姑返曰饑飽有命是爲我皆若令漂淪懼爲婢賤余則大戾時姑及叔不逾十齡依嫂若母以哺以教亡其自生貞女善繪花果禽魚人高其節復歎工妙纖幅便面背介貨求賴給饔飧亂定歸樅陽假戚丁屋以居粥畫杭州往返營養姑卒於里貞女聞疾遄歸已不及事諸丁弗待既殯移柩出委在野貞女則之柩所號叫出血露次不歸鄰里走觀哀感雨下諸丁惶駭叩頭謝罪伐木編茅即柩成屋以棲八神買山營石葬姑於鄉迺始返宅先是小姑年長有匪人伺貞女出甘言誑誘姑老悖弗察受聘聽載以去貞女歸曰是必有詐何不相待也偵及大通入門問小姑夫壻何人則恍惝支吾莫可指名即遍訴市人辭色壯直共爲索婚書復載小姑返論婚士族叔聘里張氏生三子

以一子後貞女叔甫三十客死南康張事貞女若威姑然亦有懿節貞女以光緒十九年卒於桐城年六十葬某山里儒宗老共聚悼歎曰凡貞女所爲雖垂髫列眉號爲丈夫或未之逮不僅勵淸白足膺朝廷旌已也斯可謂女宗矣宜樹石刻銘以示永久永概曰然越五年乃敢銘銘曰

江流滔滔與海通潮高阜岧嶢帝子射蛟山川淑嘉實產人豪男秉程軌女潔持操祁祁貞女來配我宗夷艱負巨匪徒矢弗志以困顯才爲德融泛涉千里弗異處宮貞女之夫以淸其名上源七葉旁無弟兄支系墜續賴此孤煢天相厥家三子以生莘莘我門代有貞淑夏隱之妃大理之息少節冰霜老壽松柏文傳爾雅圖摹古佛遺芬被嗣惟貞女儔之高藐倫時惟貞女仇之有曹有龐人以文留我辭匪飾庶紹前修

劉少涂墓表

君諱繼姓劉氏孟涂先生開子也孟涂先生有文名當時客死亳州君甫生嫡母倪

孺人繇以殉君稍長即抱父書遍走四方謁先世所交名公長者得阮文達公元序廣列女傳梅郎中曾亮銘倪孺人墓於是人皆知孟涂有子少涂君窮年奔走以某父書爲事比老不怠雖殘文賸義無不收拾傳布言論有豪態喜振人危急摧淩權富嘗游河南有里人來依其族某某顯宦屏之幾困餓死君於集宴時面數之聲騰氣放理與辭赴某惶汗謝服立出金周之君又自出金而爲人倡者數十事凡鄉人流落在外遇君敵一貴人君自以少嘗爲父友光方伯聰諧馬郎中瑞辰及先按察所撫教每自外歸必過此三家必拜廟主終身不失初君始冠見包先生世臣告之曰尊君交半貴者以孤童子上謁愼無自折其氣故君往來公卿率敝衣冠岸然長揖抗禮待稍慢即奮髯質責不謝而去曰吾少受教於包先生若何等貴豈抵阮儀徵曾湘鄉耶而慨如此年六十餘尚健時獨游江淮間忽感微疾卒於家子二人某某噫如君者眞可謂不忘其親終歲旅游卒舉數十卷書授之木至好義有俠風則尤古人所貴非末世所恒見者也表君之阡足以式浮薄矣

方恭人墓表

恭人方氏桐城進士福建漳州府知府諱寶慶之女湖北督糧道贈太常寺卿賜謚勇烈徐公豐玉之冢婦候選主事世襲騎都尉宗亮之妻方氏故望族自漳州君以上十世數皆以才位學行顯名緯史冊書藏祕府又重於方氏所謂中一房者也恭人四歲失母漳州君再娶於吳實爲恭人再從母迺以不及事所生者事吳太君能使終身恃賴忘非己出迨歸都尉君事姑張淑人一如事吳太君能使張淑人不愛兩女而愛新婦勇烈公殉難田家鎮都尉君徒跣走兵間依湘軍諸帥時與家不相聞恭人奉張淑人崎嶇荒山中間道泝江窮漢水至留壩依姑夫張君是時張淑人不知有子都尉君亦以淑人賢可無顧慮也都尉君嘗病風痺臥不起念生平所欲自見者略不設施因恚憤輕重辱詈恭人恭人忍泣無言一衣一飯必手進之宵中日晡轉側扶持新生兒棄不哺友人甘紹盤候疾見之問曰君有賢妻如此它日必悔也都尉君感其言迺作文章自遣口占恭人寫之久之疾竟痊親知賀者一日曰

非醫之能恭人實生之耳都尉君游多當時名士每過從連日恭人治饌豐潔適於
它人蕭君穆每喟然曰禮無哭朋友妻之文然異日吾過方恭人之墓而不傷心非
人情也此特待客云爾其自待嗇甚吳太君晚與恭人居都先恭人七年卒都尉君
經營葬之恭人卒於光緖甲午九月某日葬於邑西栲栳山下時丙申十一月某日
男子子二惠疇江蘇候補巡檢賢而早世調鼎直隸候補吏目女子子四壻曰方文
煦姚永概張兆頤張傳聲先是恭人嘗謂都尉君我先死必得君一佳誌既葬四年
都尉君悲不能銘迺次其事以授永概永概遂揭而表之阡

徐茱岑先生墓誌銘

君諱宗亮字晦甫晚號茱岑以光緖甲辰七月某日卒於里踰年附葬太平橋保范
家岡祖墓西數武孤調鼎屬銘幽之文於君之次女壻姚永概永概未敢辭謹案徐
氏元末自徽州遷桐城分東西二宗東曰曉嶺宗最繁蓋近萬人西又分二支其別
支在明洪武時有陝西左布政使艮佐國朝有六襄先生璈以進士起家爲縣令文

學名當世君之支則自太僕始顯太僕於君祖父也諱鏞嘉慶己巳進士選庶吉士官終太僕寺卿生子一爲君考諱豐玉以貴州貴平知州歷官湖北督糧道粵匪之亂督兵守田家鎮死之贈太常寺卿賜謚勇烈給騎都尉世職勅建專祠勇烈之適嗣也君甫冠徒跣走兵間謁諸帥上書言事志欲滅賊報仇其議論風發鑿鑿譏刺貴人無顧忌氣棱棱壓其上一時皆畏君日由是得狂名然而君狷者也其初出居胡文忠公李勇毅公李文忠公幕府三公屢欲奏而官之謝甚力不就以文章遨遊公卿間至窮老不悔晚有兩子援例納金得縣尉或謂君苟以己所應得勞格言於府主移與郎君高可至道府下亦不失一令君笑應曰吾甚惡夫已則名高又爲子弟營求以居利者小人可鄙也太僕公有田數百畝君葬先世未葬者十一喪又選工輿材建勇烈祠堂甚壯麗嫁一姑兩妹遂盡鬻之而躬率妻子賃屋而居君長子惠疇早卒無嗣次謂鼎有子亦殤君客天津配方恭人寓書求概勸君市妾君以其未朝嫡也與居數月無所私妾涕泣求去君立遣之君在幕府數十年府主以十數

義所不可必爭爭不得必去其料事是非得失甚悉不從君言亦必敗也君老矣而境愈𡨴鄉人或在大官邀君往而心憚君廉直不敢請以事君辭去醜贐至厚力却之則扶服固請君曰世有得無義之錢不吝者二盜與倡耳公欲以此待僕耶乃不敢言君文章雄健有法度武昌張裕釗同里吳汝綸皆絕重之然君自四十後即棄不爲曰是皆無用空言耳居黑龍江三年考其山川風俗政治利弊證以案册著書數萬言頗自喜其後俄日爭於東方君言頗讐矣所著詩文合若干卷歸廬談往錄若干卷黑龍江述略若干卷皆棨傳於世然君志行凜然所守絕介特不苟其殆古之所謂難合自重之士乎知君者當取此不取彼也初太僕用文學侍從敭歷中外雍容至公卿勇烈繼之以忠節聞君再世卿門承德趾美卒守布衣終文章議論在士大夫間論者謂徐氏三世長各因時不相襲也方恭人先君卒別葬示概嘗承君命爲表矣茲不具銘曰

有偉丈夫偃處是中不滿七尺藐焉其躬殉無金玉蘊孰云匪豐更億萬年地岌天

穹發著讀之無斁此幽宮或更植以封

范肯堂墓誌銘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豈不誠然乎哉詩體至唐而大備然世之論者每稱李白杜甫二人者塗轍不同其憂時嫉俗之情則一厥後以詩鳴者至多而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爲之最四子之爲詩猶白甫也自是以降競於格律聲色公然模襲其發憤也不深則言乎中者不誠中不誠則氣不昌氣不昌則不足以震動而興起孔子曰詩可以興興於發憤也維我皇清載逾二百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倖恃一國蘊敗不振之故習不足敵彼族之方新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并故釀爲甲午庚子之再亂於時范君起江海之交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於詩其詩震蕩開闔變化無方讀者雖未能全喩精微無不知愛而好之以一諸生名被天下噫何其盛也君諱當世字无錯號肯堂世爲江蘇通州儒族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出語驚長老壯而益奇武昌張先生裕釗有文章大名客江甯君

偕張謇朱銘盤謁之張先生大喜自詫一日得通州三生茲事有付托矣其後君弟鐘鍔相繼起世又稱三范而稱君爲大范云吳先生汝綸官冀州見君與謇銘盤唱和詩貽書鈎致君亦樂依吳先生遂之冀而張先生亦來主講保定益相與論定古聖賢人微言奧義學更大進是時君方喪前夫人吳先生爲介聘吾仲姊因就婚先子江西安福署中先子故能詩吾姊亦嫺吟詠君往來二年得詩益多其後吳先生居保定吾往從之君方攜吾姊客李文忠公所見即飲酒賦詩詼諧間作別十日不見君寄詩即寄聲詒責以爲樂迨甲午戰敗文忠公得罪君與吾皆東歸不復北遊視曩時遊讌如易世矣君初在冀所教諸生多爲通材知名於世家居及道塗所過人士有一語之善必扶植之其經承君講授者悉有成就收科第者相望兩弟一成進士爲令河南一拔貢朝考一等爲令山東而君卒以諸生終學堂令下君已病肺慨然強起以助國家長育人才爲已任迂儒老生極口訾嗷至投書醜詆君一接以和而論文諭使有端序而病且篤就醫上海遂以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卒年

五十一踰年葬於通州東門外范氏之阡前夫人吳之右吳夫人生二子罕况皆諸生有文學足以推大君志以况爲弟鍾子一女適義甯陳衡恪早卒後夫人姚君所爲詩嘗自寫定爲十八卷合文十卷藏於家方今海宇學術棼起雲變川增治斯事者材力已患不給而吾國文至繇奧習之尤費時日議者乃欲更張之就淺易君詩雖至工眞知其意者無幾人況數世以後又孰能測君所用心乎然巴比倫埃及之古碑希臘印度之詩史西士好古者搜釋之不餘力也以吾國文字精深微眇實有不可磨滅者存意必有魁桀之士寶貴而研索之殆可決也於君詩又何憂乎君事親教弟極於孝友待朋友有始終將葬弟鍾來問銘未敢應也既久乃寫所得於君者以抒吾哀而系之以銘銘曰

猗與仁人世有范君大本既立發爲高文若最其行以懦而俠友死孤稺娟娟者姿君引任之以濡以沬曩無一錢求者踵門計子而貸汝釋汝銜胸中恢恢齊其仇恩歟不汝疑背不汝怨有李生者嘗爲人言豈夫奸與不肖舉賢何奸何賢有藴弗宣

吾銘未信易讀詩篇

徐代農墓誌銘

君諱惠疇字代農曾祖鏞翰林院庶吉士仕至太僕寺卿祖豐玉湖北督糧道咸豐間以守田家鎮殉難贈太常寺卿賜諡勇烈父宗亮世襲騎都尉候選主事君少倜儻與馬其昶輩交踔厲不羣比壯援例捐典史分發江蘇以河運勞加六品銜都尉君有盛名游多公卿貴人君又材大吏爭付與以事侍郎黃公體芳祭酒王公先謙先後督學江蘇蒞江甯知府必委充巡捕二公交口譽之最後鄉人有得釐金差者邀君往往而妻大病江甯賃屋主人恐馳信白君君即附外國船返未至可四十里火發船燬焚者數百人君先以赴水溺死妻固無恙且不知君歸也弟調鼎既迎君喪及嫂抵里迺告之故遂大慟求死家人守之堅竟以毀卒距君死不及二百日君死之日鄉人晨見君訝就詢之因忽不見妹夫姚永概時阻風彭蠡夜夢君談笑極驩起別去寤異矣越七年光緒戊戌十一月都尉君命調鼎葬君龍眠山之東與家

灣以妻葉安人祔安人父曰挺江蘇海州惠澤司巡檢事舅姑處叔姊小姑無幾微迕爲夫婦二十年未嘗面赤以無子爲君娶妾二年亦未乳將待弟子而後之初桐城人同官江甯者聚謀求君尸方燮手一蓋買小舟冒夜行竟得械以返待調鼎來成殯急患難義不可忘銘曰

葬君者父也返君骨者弟同母也銘君者妹夫也偕君臧者婦也以材而遘閔兮伊誰之咎也

贈鑾儀衞經歷馬君墓誌銘

君諱星曙字仲榆桐城人祖宗璉嘉慶己未進士父瑞辰嘉慶乙丑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仍世皆以經學名重當時都水君中歲罷居家楗戶治經方遣長子出仕少子求舉進士門戶一以委君君踔厲有芒角喜事自將不因勞怨怯邑中凡有營治自令以下必曰屬馬君雖長老亦斂退而君頗自如如重修　聖廟城垣令署創建試院豐備倉其尤鉅也附城東南門外石堤關縣利害君督役人不敢欺至今屹然

完固可賴咸豐中兵事起君偕邑人議城守遂以癸丑十月十四日城陷殉之子諸生登瀛亦被害其後都水君罵賊死於唐家灣君弟三俊集鄉團助官兵戰死於舒城之周瑜城事聞均賜卹蔭如例勅建專祠而君得贈鑾儀尉經歷由是稱忠義門者又推桐城馬氏云子幾人某某孫幾人某某將以光緒辛丑十二月癸丑葬君於某鄉某山祖塋之次來徵銘維先大母方淑人與君母太夫人兄弟也實不敢避銘曰

馬氏本初出固始祝一遷曰趙卜居於六在桐茂衍大白太僕君材甚侈施約於鄉遂死其難以忠褒揚是爲可書永閟厥藏

李母錢孺人墓誌銘

甯鄉錢維驥有賢姊既卒將葬狀其事屬桐城姚永概爲之誌按狀孺人年十九歸湘陰李桂生未久而夫死有遺腹不育孺人幼故好學能詩及駢偶文至是皆不措意終身未嘗劇談歡笑自言夫歿二十餘年意恒凜凜欲使亡者有知己無愧焉而

已然每博覽史書尤喜曹大家女誡劉向列女傳嘗謂大家傳其父彪齊魯詩章懷太子注班昭傳輒證用毛傳非是且訓詁太略因別撰集解一卷又撰列女傳箋釋十五卷在母家教諸弟如嚴師族姻子女亦多就之學錢氏當光緒之初積財五六十萬所適李亦富族也姻婭往來相過從率用珠玉紈綺誇尚一釵至直千金孺人與之處恂恂無言而被服布素意不屑也年四十六卒族人哀之爲立主後曰貞宜銘曰

維𩣡有言吾姊之生父夢丈夫介而冠纓伊女之懿躬上之行敎詩習禮宜家是程惟命之蹇傷母弟情鑱石刻辭慰彼九京

兒稻壙銘

予故居排車山東渡河百餘步有塚封不及尺姪女蓮之殤冢也蓮殤時予年尙幼越二年始婚逾年生兒稻生九月而殤遂埋之於其側兒之生也能學語矣未死前夕予一抱焉諵諵語不絕家人羣指爲笑遽知疾一夕而殞也是可哀矣銘曰

西山之原土潤且乾魂從汝姊利永安

亡女得弟墓碣

女得弟仲兒之三女生二年而余撫之又十年得寒疾不汗而死葬頌嘉領之南麓女慧識字三千餘讀范魯公戒從子詩王伯厚三字經能解大意時學作小札寄人辭僅可屬又能佐母辦治家事故父母皆愛之甚其死也傷之過所生女嘗私謂人曰吾侍母日蔬食父歸乃具肉而吾食益加飽今歸而女不見窗壁間時有塗鴉欹斜作行便成亡迹嗚呼悕已因書此刻之墓側以抒吾哀云

貤封奉政大夫歙許君墓表

徽州居江南萬山中更宋元明之季他州縣被兵糜爛徽獨晏然富庶自如洪楊之亂始滋其畜久據不去是時歙許君方奉大父母父母挈弟妹子女避匿荒巖窮谷饑寒癘疫屢遭大故躬殮十二喪倉皇盡禮又求食以活其生君故少失母至是繼母臨絕以所生子文銑爲屬君泣受命君自有男女子五以餒亡其三僅存一子曰

學詩每得升合必先文銑而後學詩得衣亦然其後亂定爲營葬也亦然君嘗憤鄉人困賊久多隱忍從者一日見賊毀祠主爲笑樂怒欲爭賊擊以刃賴救獲免已而官軍駐祁門復休甯君迺挈家走樟樹鎮棃鄉人子教授以自活久之賊平補縣學生員以貢候選訓導君既瀕百死以保其家遂不求仕進一意擴張公益期有補於鄉黨宗族與族人書門者音祠宇纂譜系鉤稽契約規故啓新全宗溉德立敬宗小學端本女學教族中子女會孫承堯通籍入翰林國家方罷科舉君益督之興郡邑學徽州學最先立最有名聲以得承堯故而君實開其先也君諱恭壽姓許祁廷烺父政祥五子君次二少與邑人汪仲伊師儀徵程可山汪以博學聞君名不逮之至質行君子非汪所及也君以光緒三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五將以宣統元年某月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山承堯與永概習日京師寄狀以表墓之文見屬狀稱父名義古而詞信不敢辭謹系而表於阡桐城姚永概撰

馮君墓誌銘

吾邑方荷浦先生有長女蘋香讀書通大義選於人人得烏程馮君而嫁之君諱某字某父諱某與荷浦君俱官山西君少好學能文既就婚夫婦相敦勉鋭欲取科第慰兩家親望再試順天皆報罷復自廣曰吾學其未至耶益肆力不懈竟坐得疾卒於光緒庚寅之秋是時荷浦君方守潞安女適歸甯聞報奔赴誓欲殉夫荷浦君百計閑之於是請於舅姑依父南旋又數年君父母相繼卒蘋香復奔赴山西實嫁時衣飾殯送如禮選宗支爲嗣遂迎君喪來桐城買山魯磺之內以甲寅冬某月日葬君將待己終而同墓焉嗚呼是可哀矣將葬介而請余銘余與方氏爲文字交五世矣遂銘銘曰

或朧以蕃兮或躓而疷秀而不實兮宣尼所悲葬於桐鄉兮寡婦之思我銘其石兮千載無虧

兄子煥昂同葬誌

煥字叔有生於光緒乙酉三月昂字藏之生於光緒戊子三月皆吾兄仲實之子而

煥以甲寅三月某日昂以甲寅八月某日相繼得疾卒於北京之寓舍煥娶全椒金家慶女生一子墉三女殤其一昂娶廬江王飛鶚女婚未及周撫子以墉兼祧將於乙卯三月某日同葬於桐城西鄉佘家沖日癸山丁向煥生多疾稍長劬學日夜纘鍥不已事父母孝謹身任勞苦不以委弟年十八偕昂赴日本游學昂甫十四也逾七年煥卒業早稲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歸試以舉人授吏部主事而學部得其教授講義明白純正即奏言臣部初立宜得人材以備任使請以吏部主事姚煥改歸學部報可而昂亦以法政經濟卒業歸試得舉人是時辛亥秋矣民國既建煥棄退爲教授入法政專門學校生徒翕服他班生爭求坐席下不能得則私寫其講義傳習之而昂爲審計院核算官以能重於長官乃皆不盡其材而早死悲哉初煥游外國久心獨愛古學嘗手抄春秋左氏傳一筆不苟下於先世遺書整理秩然高曾以次忌日修祭敬慎不忘而昂熟於日本語言在彼國每遇大會談論宏放大隈伯重信博士有賀長雄浮田和民等皆握手驚贊廣交遊以適用自喜及煥卒昂已病篤伏

枕上大慟謂幸不死者當終親天年撫孤姪成立雖萬痛苦及無息不慨然竟不可揻嗚呼悲夫將葬仲實謂余曰汝宜爲銘銘曰

其生也俱材天似偶之也其死也相踵則又蹂之也吾今銘若寧足慰若父母也煥乎昂乎吾方祈天昌若後也

和森兩殤碣銘

辛亥十月余舉第三子和又二年癸丑七月舉第四子森皆不周晬而殤瘞於其姊得弟之旁和之生也秀而體弱森壯碩而八閱月如兩歲兒家人每謂易育也其病篤時他人抱皆反側不受惟瞿就余迨將絕呼之猶強張目淚墮余懷中余近五十矣連歲遘此胡能不傷也乃買石銘之銘曰

慧畀之生慳之哀裒結疇删之

莊思潛墓誌銘

君諱澤誠江蘇武進人武進多先哲莊於其縣又名族也考諱某福建莆浦知縣世

稱仲京先生有子二人鉞其所關字君曰濬而字其季曰緘君年十三已通十三經十八以監生應江南鄉試不薦既從弟應學使者試偕入場爲黃侍郎體芳所知補弟子員君工制舉文試久不得意光緒戊子嘗一薦矣又被黜遂游浙游閩無所遇會陶公模巡撫新疆招君以贊幕中道返往來江淮間余方客揚州轉運使署中而君亦來同居署園園久荒穢庭有梧桐數株竹萬箇君至則除腐曲掃地陳几作擘窠大字間與余談先輩文章風節之盛而傷今者之不繼唏噓命酒每至夜分迺罷余偶無言君必曰子得毋怒我耶一日家書至對衆發之笑曰又舉一雄耳因傳示人其坦率如此然君不久即去之熱河一年又之山東乃以河工勞因故所納貲之藩經歷保知縣同保有不合格者部方議駁或告君宜稍賄部吏也君不爲意已而不合格者竟議准而君被遺閱之第一笑而已庚子拳匪亂兩宮西幸江督劉公坤一委解餉赴行在所而君少時學文師薛君紹元適客死關中君經紀其喪護之歸旋以通判分湖北總督張文襄公屬吏過千人衙參不易見也久之按察使梁鼎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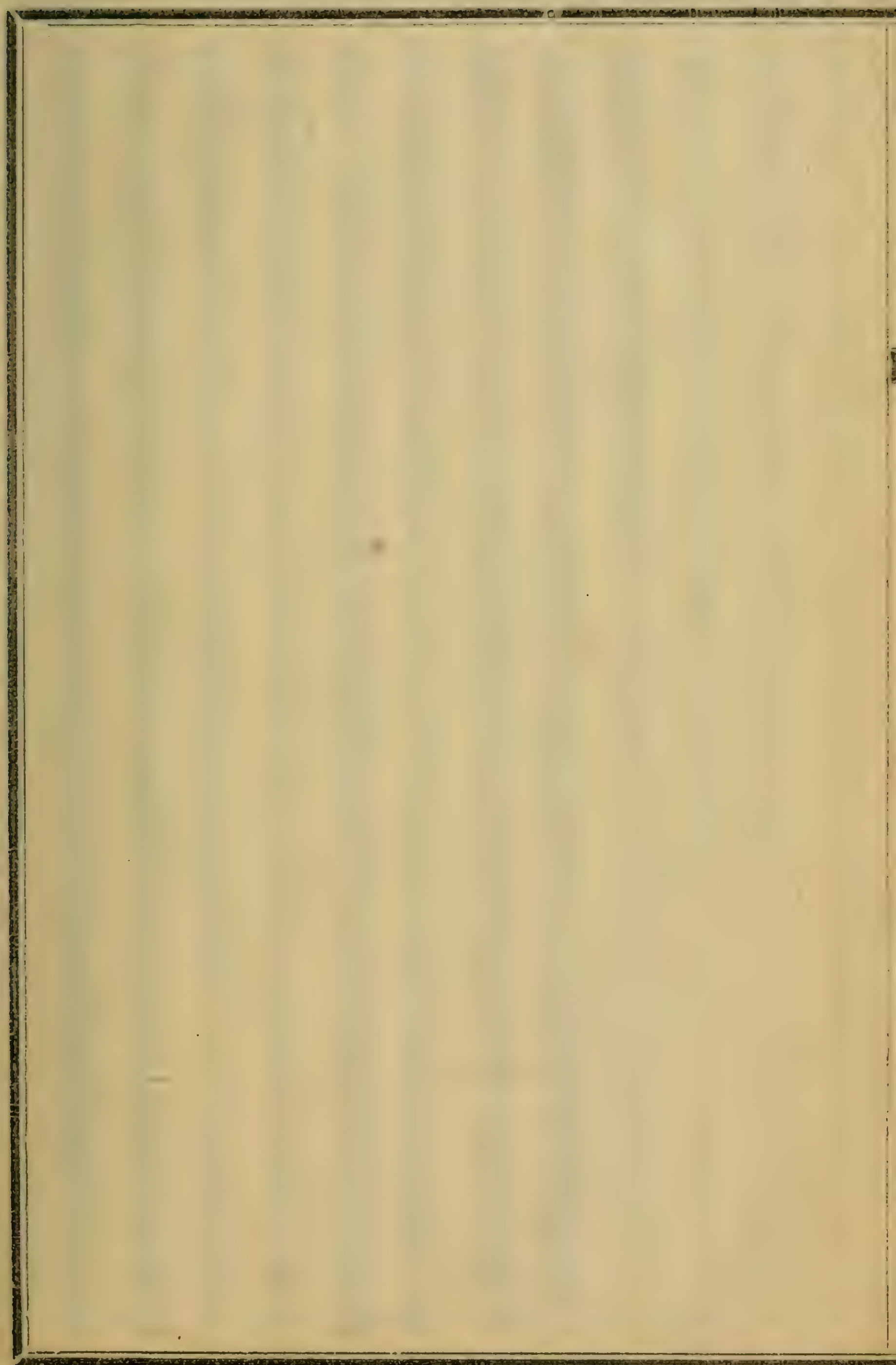
爲言乃召入幕稍稍見知矣而君病酒以卒年四十五君性豪邁喜交游不計有無每囊中稱貸數十金求者至必分與之劉編修葆眞嘗戲之曰使汝多財不能守也余別君久偶於江船見有酷類君者顧若不相識因呼曰思潛何易忘耶其人愕然起曰殆吾兄友乎蓋卽君弟思緘云是時思緘官已遂君不足每取給焉及卒妻子皆任之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先聘於吳未娶而卒後娶亦吳氏生子三曰年曰澂曰權女三未字葬於其縣某鄉某山乙卯余與思緘再遇京師來言曰銘吾兄者非子孰宜余曰然銘曰

五步一阻十步一洄彼澤之東其行趑趄坦兮有餘左酒右書脫阻就墟乃歸太虛銘是幽居渺兮愁予

徐鐵華墓表

君諱經綸字鐵華石埭徐氏家世儒素少聰穎能爲駢偶之文肄業敬敷書院爲山長余中丞誠格所知名稍起會詔立學堂余公薦君司書籍而余適來教授諸生見

君詩大奇之因勸讀古大家集勿徒守近人門戶書院故多藏書既廢悉納之學堂君蓋發而讀之逾年詩大變益工駸駸追古作者惟君亦以紹文學之傳而大張之為己任也光緒壬寅中式江南舉人民國既立君為師範校長生徒因事與官吏爭當事者欲嚴懲以立威君爭之不得遂退廢家居以卒君家貧無子抱痼疾久弟早死遺一孤姪悲傷門戶病遂篤為詩二章別知友且曰丐我以錢葬於大觀亭側歲時登臨枉道酹酒於墓厚意死不恨及卒皆如其言初君病或有求詩草議傳之者君報之曰吾才非不如古人而所為止此體累之也設不起殘章斷句附公等集中後世知有斯人足矣猶所有以出非吾志也君詩僅足自立而言顧如此既葬之二年故人姚永概乃為文以表墓上



桐城姚永樸

西山精舍記

光緒丁丑吾父旣棄官歸寓於郡城乃營山西之屋而居之西山距郡百五十里而距邑僅三十里屋十數間踰年於其西復營屋三間軒窗開豁雜植紫青爲大母居室而名之曰春榮軒軒東有隙地種麻西有菜圃前臨大隄屋居隄上南向前門東向門旁草舍三楹則予兄弟讀書之所也室不盈丈朝夕其中如在小舟焉隄下田十數頃田下有大溪自東而西復折而南每夏秋之際盛雨大漲聲澋然如發萬輪屋後柿一株栗一株春榮軒前柏一株杏二株垂柳一株梅一株而茶蘪尤盛花時高出垣表隔溪行人望見之其他櫻桃芙蓉白樣及四時雜花皆具由吾屋而東行半里登山則方植之先生之墓在焉由吾屋而西行半里山徑絕亂石矗立中有泉漫流出瀵停薄常滿其味甘洌宜瀹茗予以其出自石孔也戲名之曰洞泉凡西山之

屋之美具此自丁丑春來居至甲申冬凡八年迺再中復堂故居移入邑城自居城中三年家日益貧予兄弟日益壯大仲兄既去天津而予與伯兄復將繼之非特西山之朝雲夕霏林谷異態徒存胸臆間即貧郭龍眠投子諸山亦將不復時親炙異日者遠涉江海孑焉孤游悵望故鄉在幾千里外而回憶昔日西山之居兄弟怡怡共處一齋仰而望山俯而讀書論古今之得失弔往哲之遺墟者蓋益將恍惚於胸中而泊然如不在予之世也於是慨然執筆及今而記之既以陳於伯兄並寄仲兄以為何如也丙戌十月姚永概記

斸影圖記

歲辛卯六月兩兄偕通伯自安福赴試江甯買舟泛贛水而下余省親安福泝彭蠡而上會於南昌章江門外留三日大兄出畫八幀示余曰此馮君筱白為我圖三十以前快事也尤錯因其所為去影圖而題其端曰斸影余賦詩八章則又因其所謂回風集者而命曰橫風通伯有記仲弟有詩汝奚宜嘿哉余曰諾諸九月皆歸葬先

母於桐城既畢功大兄復出斯岡則已裝治成帙矣余猶憶昔者與兩兄由南康趨九江過白鹿洞瞻拜朱子祠堂慨然遠想聖哲之風教登吳障嶺借宿僧庵中翌日大雨白雲坌起上與天沓經梵淸響悽亮襲骨相與追念排車曹岡遺跡雖往弗甘轉覺此生負纇殆不可述涕洟者久之已而大兄言曰人惟既過而遷則往昔事事可喜吾不知更數年後其將有追憶此日渺若皇古不可幸及者乎今者聚首相娛樂追思昔語誠有如兄言者又時在丙子亦三十前事遂以是復命於兄記之於後於時无錯赴相國李公之幕金匱王令亦鄭書速通伯行余與仲兄方擬北游也

方氏讀書小樓記

光緒戊戌將之揚州道出郡城小寓於故人方子之家常季讀書樓上因一造焉樓距城中小山上開牖南向城堞下俛萬屋曼脊風帆雲舳盈耳極目與江分山供覜几席於時樂甚已復慨然憶昔癸未之春余與伯兄應童子試借樓之北屋寓焉時柏堂先生新自北歸年逾六十矣日坐樓下點讀通鑑數十翻不倦夜則召余兄弟

繼譚鄉先輩文學師承及生平軼事洪聲大口鬚眉開張率夜分迺罷後五年而先生卒余亦奔走四方雖間與倫叔常季過從思追曩景曠終弗嗣初余自江右歸九歲耳倫叔輒器余常季後歸亦喜就我異它人先生嘗言我有用世才今先生卒又十年茲言恐終爲知人累

竹山城西小潭記

竹山古上庸也城居萬山之中四望若大環堵水繞城而北去所謂上堵吟者即此大人謁選得斯邑以丁酉六月到官承撫侍焉前一歲秋霖爲災山崩田漂沒民死者萬計大吏方督州縣賑之八月又雨民大恐大人躬禱於神幸以無事是秋有年故自九月以前官廨中無宴飲之樂相見皆愁苦狀若負隱憂雖有連山長林巨石大壑未嘗游也十月既望始出西城半里有田數丘竹樹蔥蒨芙蓉初華傍山古廟數間一壁已圮供世所祀二郎神像蜀守李冰子也復沿山行聞幽蓬中水聲淙然曲折尋之得小潭不盈畝滌下注清激可喜有鳥翠衣朱喙見人驚起東西投久之

上搶集岩石向人鳴不已潭中有魚藏石隙轉石求之倏爾他逝因坐潭上澹然忘歸時聞小舟槳聲乘水下駛指顧已遠同遊者都匀任在心族父麟書姪佐璋佐辰皆曰茲游也數月中僅得者歸而欲記之未果越三年己亥冬在揚州憶及迺追述焉

堵河記

堵水出竹山西南萬山中逶迤北行而達於漢其旁皆大山矗立若墻船自下逆牽而上若登牆然故曰堵竹山漢上庸地即尚書之庸庸亦牆也鄖曰房縣山至此平夷多水田蓋若房然堵水淸淺見底時淺時深淺多細石平沙或抵於大石之下瀦爲深潭搏擊奮怒上噴作花舟行將相即聞硿硈之聲震駭魂魄則停舟增顧二三十人約束繩索必戒必備先是行縴但一竹繩繫桅杪而已至是則加一繩於桅根各以十人曳之衝犯怒濤與水角力乘者皆下從縴夫行徑在石壁上至手足交用僅可度叫號之聲與水倡和稍不愼縴斷桅折人鬼分焉及其既過釃酒相慶若獲

更生大率每十餘里即逢一灘其最巨者曰棠灘觀音溝門樓溝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八石梁有石橫亘水中舟行轉折如法乃可避皮鼓灘皆碎石土人壘束成小溝纔可通舟水稍退即阻自堵口至竹山縣治三百六十里上水率用八日或十許日下水二三日而已由縣治上四十里至田家垻竹山一大市集也人戶過於縣治產桐油紙漆漆多最良每歲直銀二十萬兩遠賈每於四月中挾貲來至秋收漆東去其後賣者益狡獪以藥投其中漆驟溢逾倍纔至河口桶裂漆流而敗於是遠賈不來竹山人自攜漆泛漢而至漢口遠者至上海甯波矣然得直遂減田家垻以上石益奇舟益小至官渡而窮

硯記

通伯藏古硯一形橢方從今尺六寸橫三寸有五分博六分色中分作黃綠云得自外家張氏匣有文曰御賜交泰硯或曰此端溪材也端材以黃爲上青次之余讀宿松朱字綠杜谿集有入殿紀事詩三十首其第一首注云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十

五日掌院學士傳旨命臣書直武英殿校寫佩文韻府其第三首注云臣書獲賜一
硯上黃下綠其第九首注云硯出松花江然考佩文韻府開載職名中無書名纂修
兼校勘官下有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臣張廷玉蓋書嘗與戴名世交而序其
集南山集禍發書雖前死免議猶削其名事固應爾今此硯質正與字綠所紀者同
文和公實與斯役其爲同受仁皇帝之殊恩可知也然則硯固出於松花江矣字綠
詩注又云有御製硯記當是時國家方隆盛發祥之所山榮川䴢毓靈貢奇特頒天
章以寵之一時儒臣辭筆舐墨獲承際遇已可幸矣況文和公歷事三朝謀謨啓沃
有房杜之褒者乎崇運告謝物極起災東三省洪荒以降伏藏兆宣者悉拱手授枋
於他人天旋地轉宮車將返而武英殿又見災祝融累朝銅𡑞雕刻已難訊厥存亡
則茲硯流落人間得遁伯寶貴而什襲之固非獨一石之幸也哉光緒辛丑七月姚
永概記

游三祖寺記

潛山縣治北三十里谷中有古寺焉在唐曰乾明宋曰山谷今稱三祖寺者以燦大師所開也山上有大師塔云黃魯直少讀書寺中婆娑石牛洞上集中時時稱青石牛故山谷之名特著光緒庚子余將有事於潛山過山下土人導余往游寺有屋二十間距山巔野僧主之無復昔時崇甍傑閣之勝矣循山足左轉小溪自谷中來兩岸無高崖而多石石有尺許平者皆爲人所題名時初冬水落溪底石亦見刻字披讀之自宋天聖至元至正最多昔外王父光栗原方伯嘗游茲山記其題字於隨筆中凡得一千一百十三字以今校之十巳二三滅矣所謂李翱題名外王父時雖爲後人掩刻所壞可見者尙十七字今求之不可得匪石亦時有崩落者溪中石則多爲水所囓映日影彷彿覩焉悲夫士蓄懷抱稍異於人人未嘗不思垂名於後世功名際會不必得而屬之文文又不必盡傳因託堅石藏之深山可謂知矣然而風雨之所崩隊藤蔓蘚𧀼之所纒擲樵夫跋牂之所毀傷後生俗子之所磨掩又常常有也究其歸與至愚曾不少異豈不悲哉此孔子所以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訓也時同

游者外舅徐椒岑先生因偕之上海探北方兵事消息而歸

愼宜軒記

昔歲讀書挂車山中先君子呼而詔之曰汝知出話之道乎當發而宿之不欲其捷也當縱而止之不欲其盡也當馳而重之不欲其輕也當怠而振之不欲其慢也非獨禍福之召胥介以言士君子之詞氣固宜爾也昔蜀孟光解郤正愼宜不爲放言今以愼宜名汝齋毋忽余言已而又曰宜之爲道大矣哉天地之氣有剛有柔人事之行有當有不用失其宜則參苓可以斷人命苟得其宜則奴虜可以勝王侯三王所由以循環相捄五德於是有代興之秋莊子知之固稱時爲帝孟子知之乃謂孔子以時爲聖之尤大易曰義以制事義者宜也大學之道親民明明德而終之以止於至善至善云者亦宜也此其爲說閎博而微眇非小子所驟曉然亦不可不愼之於初矣永慨跪而敬受之其後移居縣城奔走四方忽已四十餘歲人先君子終已十載惟訓詞尙謹藏於中心耳今年始葺小齋於居室之南列置書册種竹數竿而

以校事不得時居惟寒暑假日一歸盤桓其中追念前訓流涕而言曰痛矣夫先人言之深切也小子無狀不能稍副教訓有所樹立山林乎朝市乎進乎退乎何所持而可以免於今之世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轉使我四顧渺茫而未知厥宜之所在也嗚呼悲夫因謹記先訓以自儆云宣統二年七月

校史圖記

太史公書自歸熙父方望溪各有評點而吾邑吳至父先生窮數十年之精力又自下己意圈別之先生既歿門人用鉛字印行頗多譌奪讀者苦焉先生子闓生重加校正且錄其初本評點及先生所采諸家之說埘於後蕭縣徐又錚再印行世而屬其役於宿遷臧礀秋礀秋居京師事旁午不得息獨屏百爲反復讐校無一字誤乃已書既成礀秋頗自喜閩林捁廬爲畫校史圖礀秋屬余記之昔魏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曰必當先讀百遍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余意遇之所爲蓋即評點之權輿獨怪漢魏士習敦厚尙以多讀爲

昔而彌秋乃鍥鍥爲古人之所不爲何也且今日之中國危迫甚矣有志之士類皆扼腕而談捄世閱彌秋之行無不大駭狂笑以爲怪然欲吾國之久存必當圖所以存之之道不知吾國之史則求其道而無由自尚書春秋以降太史公號爲良史窮一秦漢之際盡革三代之舊而世一變更幾千年而至今日而世又將一變太史公通古今之故發憤著書文辭至高多隱而未發雖以歸氏之篤好猶謂五帝三代本紀時不免陋今取吳氏所評點讀之竊見其奧衍閎遠而已爲覩所謂陋焉者乎然則微言孤旨世或不盡曉苟能深知其意用之今日儻亦有足裨益者存乎世閱余言其大駭狂笑以爲怪視彌秋當又倍之也乙卯三月晦桐城姚永概記

鏡心室記

予往讀莊周書竊怪其多精諦之語以爲決出自孔氏繼讀韓愈文稱周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嘗受業於子夏授受有因前疑非妄也其應帝王篇末所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是即孔子四絕之旨矣孔子生平見

南子遇陽貨周旋於衰君亂相之間罔非應而不藏之道子貢方人子路誦雄雉皆不知迎藏之不可也吾唐學士大夫往往竊莊生之旨以潤色釋氏而其扼要之言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陽明王氏又以良知之說倡心學於有明之世皆導引於莊周而皆源本乎孔子歆而喪中支而昧根尋流而不思返遂乃逃絕三綱貺忽六經宗其內大借乎其外烏可哉害之覩並利也棄之是又吾徒之過也太湖徐芷帆徧脩思逃於佛問於予予舉莊生之言告之欣然若有得也名其室曰鏡心且屬爲之記夫心逐乎物則爲奴奴斯小矣不逐乎物則爲君爲主爲龍爲虎變化而莫知其所處贅乎寥乎萬物爲莫而我爲朝乎人皆不足而我獨喁喁乎又何世之不可居何纆之能見拘乎

墨莊記

劉氏墨莊者爲宋磨勘工部府君藏書之所書經亂散失五世孫淸之與朱子爲友復聚書如數而謂朱子記之至八世孫金谿自得自宏復請吳草盧爲之後記而墨

莊之名大顯於世乙卯之春余來京師與怡宣遇於廠肆怡宣見余購欽定四書文大奇之問姓名已而相過從一日來言曰海滷工部後人也築室於白龍潭上思繼先人之志網羅四部留示子孫且今日者異說沸騰不可刮絕雖吾先聖先賢之道終將皦如日星而時事不可知盡吾力所及而保存之亦士君子之責也子曷爲我記焉余竊謂自古藏書之家籤軸盈架矜多鬥奇其志不在讀也間能讀矣子孫之賢不肖又不可必往往聚之畢生而散之一旦於是爲達觀者曰吾子孫苟賢何患無書與其散於不肖子之手何如及身散之之爲愈也是固有慨於中之說豈篤論哉工部府君之孫爲公是公非兩先生而自淸之先生以至怡宣時逾千年傳數十葉每聞風興起思有以紹之不可謂非善於貽謀也獨念此區區故紙雖不與金玉象犀同爲俗子所歆羨而一遭時變終不免於武夫悍卒盜賊牧豎之手故淸之先生之所藏已非工部之物而怡宣所聚者更非金谿之物則怡宣之欲保守於今日其志雖宏而其事未可必也異日者南歸過信陽訪怡宣於潭上盡窺其所藏則非

獨怡宣之幸抑天下之幸也與

詩盧記

鉛山胡君朝梁徵集並世名公處士緇流女子及日本詩人各寫所作有行必載以自隨入其室几壁所陳無非詩也因名曰詩廬而乞余爲記人莫不有所寄自有文字以來而詩歌最先古之作者旣與不傳者俱往矣若夫面目可相接聲問可相通其世同則其胸懷之所寄應不異焉君之勤勤懇懇惟日不足殆推吾之所寄以求證於人與不然今人之詩吾未見其有以勝古人也君之詩亦未見其下今人也何其篤好之甚至於此耶昔唐盧仝自江南載書到洛孟郊喜而賦詩乃有巢經於空虛之說郊之意蓋謂聖賢微言大義類非世士所曉與其瀆慢於狂俗毋寧歸諸太虛之爲潔也今之世去唐遠矣匪特經之不明也區區文字之業知而好之者又幾人乎君寄於詩因求夫同寄者以自壯固其宜矣雖然上棟下宇以避寒暑爲身謀也而君則以廬其詩有廬而錫以名者蓋欲期永久也君則賃屋而居南北不能自

擇然則自君觀之盡天下直奇而已矣丙辰六月姚永概記

弔卞和文

桐城姚永概

光緒己亥大人將解南漳之組永概自里省覲於時二月自沙洋陸行四百里春心斯陶孤懷靡棲濃黛直矚修巒造天披文詢獻蓋即南條荊山也因有感於卞和之事作文以弔之曰

眄荊山之峨峨兮廼有寶而在茲藴於石而不自見兮惟夫子其知之懼匹夫之懷璧兮向荊王而陳辭一見刖其左足兮再見而右足以虧旣無足之可刖兮猶抱璞以漣洏嗟寶玉之無知兮常得葆厥天眞非躍冶求鏌邪之金兮又何必皇皇兮以忘其身豈果有迫而不忍兮玉與夫子又奚親彼藺生之入秦兮欲以身而市璧前睨柱思俱碎兮後解衣還趙鑊不惜士而貴璧兮吾固知秦而愚趙矧夫子之所行兮毋廼輕身而重寶曰天地之菁英兮雖含章而必宣苟信美終莫閟兮縱九死其

不遷抱至忱之款款兮吾亦不知其由然孰計較夫利害兮孰逆億其艱難人不知而吾知之兮吾不言其遂已得夏璜與周球兮固不待於吾言矣重曰敬弔夫子兮於漢之濱我思不見兮感激輪囷世豈無玉兮誰爲剖陳吁嗟夫子兮邈古之人

告伯兄文

光緒丁酉二月永概侍父游鄂聞伯兄之喪驚怛哀號星夕奔歸憑棺永訣心崩肝摧口不能言言不成辭逾三日壬午成服在詰朝乃始揮淚援筆告於兄前曰嗚呼吾與兄手足之分遽止於斯耶兄長我六年而我生十年以前未知兄弟之樂也逮知之而至於今凡二十二年耳中間道涂之奔走隨衣食而東西其得與兄肩隨以出並行以歸觴詠雍容蓋又中分而去其半孰謂天倫之中惟兄弟爲久長吾與兄乃不及親交之周旋妻孥之密邇也嗚呼慟哉兄有清才懿德行誼推於鄉閭所爲詩歌逼似古人每恨體弱不足自起吾知兄之不能遠游而以身口之故置兄於揚州逼近歲除吾又歸而兄留兄之疾實發於斯時初不自覺歸迺甚又以吾言力治

文事竟至不起毫毛不謹禍同邱山後世舉不悌之人當以吾爲戒矣嗚呼慟哉歲在庚辰昭文潘子之喪其父來赴立言中禮大人舉示承概曰是可以爲法式汝其藏之孰知一時之細言越十有八年乃爲兄之識也嗚呼慟哉聞之嫂云兄歿之時似有無窮之言而不能達者已含歛而目不瞑或祝以有老父與諸弟在亦以妻子爲念雖暫瞑而旋開吾知兄素孝友又能知弟者豈復有牽於諸孤兄其以六十之老親平生愛憐之諸弟皆不及一訣而爲此也嗚呼慟哉使聖人鬼神情狀之說爲信然則兄之精魄常在左右待百歲之一日與兄長相從於沖漠亘萬古而不離更何有疾病之爲祟形體之隔閡壽命之永促耶嗟呼此亦情悲意極而作此無益之幻想而已明明斯世尙不克相保乃期之茫茫不可知之域耶嗚呼慟哉今諸孤朝夕哀父之聲寡妻搥胸追恨之語日在吾耳繐帷白几陳於堂前兄長臥其中平生吟咏不可聞矣癯身削面不可見矣遺書收束室空改觀庭階日臨心碎如割嗚呼慟哉吾本思守兄百日而後去徒以老父遠宦兩弟弱小恐不能開散懷抱留而不

去陷於不孝決然遂離實加負兄排徊兩端勢將復忍於吾兄也嗚呼慟哉欲言萬端實無一語哀迫而已兄其鑒臨

告靈文

維光緒二十有六年十月己亥朔孤哀子某某等謹具清酌庶羞昭告於先父竹山府君之靈前曰嗚呼痛哉音容邈絕已歷三時山川蕭滌霰雪斯下人有室廬可避寒酷靈魂陟降定誰止依遠維明器載於禮經塗車芻靈古人不廢爰命匠氏造作棟宇自宮徂門垣墉四周牀几庖湢雞犬鵝豬童僕婢妾悉書故名佐以衣服金銀泉布生人所需莫不畢具惟憑哀誠禱於城隍辟除凶鬼俾安幽房屏僧道士恭承遺制嗚呼痛哉瞻隨無及擗號空切如何可言鑒此荼毒尙饗

祭徐代農文

嗚呼代農君今何爲親老恃汝著志終睽病妻在牀弱妾處闈君竟如此我奚不悲追我見君猶嬉而童君試方黜郡城之中厥後同居掛車山下我入君出笑語恆寡

兩試白下君宦於斯蹴屋市物惟君是依君才如刀可切白玉屈志卑官能不錄錄俯首事貴曰命實然我白反黑彼臆能堅去歲仲春言赴京師君書抵我期我同趨我既諾矣而君實違載笑載言永隔在茲阻風廬阜夜雪燈昏夢君就我憑案敦敦孰知已死煢煢孤魂嗟我與君交近二紀匪止姻親實亦知己敬我如兄蓄我如弟君鬱而唏見我則霽骨相如君豈堪大歲一跌九幽司命所制撫棺長慟我愧深情嗚呼哀哉侑此盤觥

祭陳太恭人文

月日外孫姚永概謹以魚牲酒果之屬奠於外祖母陳太恭人之前曰烏虖我之不得見吾外祖母也於今實已三年自我初有識知吾母已殁惟見恭人與大母撫我而纏綿及我既壯臨當遠出每先期顧我而悁悁我氣方盛中雖結轖妄意可報吾母者獨賴恭人之存焉孰知數年之間恭人既委蛻而大母亦長逝於黃泉而不肖之零落如此但有賈之如懸今祇一姨存耳魂其有知尚錫以无極使我稍贖其百

千萬一之嚳嗚呼哀哉言只此矣縱多言亦奚益而吾悲終莫由以宣尙饗

祭王蘇州文

月日門生姚永概客天津聞座師蘇州守王公之喪驚痛爲文寄奠於公前曰公之知我在戊子年我聞公名髫稚之先公官翰林入直禁闈出戴星軺弋彼在穴名聞煇美一世所臧僉期令僕覊我王明京口之城臨江峨峨奸宄雲屬夷漢齟齬守難其人疲不鎭叵吏請之朝帝曰公可徒友嘆嗟爭惜公隊公曰不然帝其試我兩年江鄉厥化大流移劇首郡共知公優奈何微疾壯景飳遒公之在官士唱女謳公翩哉去農戚商憂公捐逝矣萬淚橫流昔公得我李公是諫棘闈萬士用超等倖發覆知名走書告儔姚侯名德天借茲驛面纔七稜歲恰五周三躓禮部辱公拔尤陳狀未返公駕弗留不撫公棺不唁公子遠愧古人私恨曷已維昔便坐顧我言瘽校士於南獨失范君今我爲文范君實書公應鑒此侑以牢疏大江滔滔下際海潮公魂可招我心怛㤞

祭江南昌文

嗚呼君乎君在江西當官有聲信於上司學於編氓晚困教獄與外族爭不圖何辜竟殞厥生傾城奔走老壯婦嬰交口曰冤白挺作兵憤氣旁洩延及他人釀為國際君冤未伸嗚呼君乎國埶不張命等雞鶩禍逮冠纓豈惟白屋繼今以往人懷斯辱士農工商以學為鵠上自樞廷降及輿皁皆知國強命乃可保苟或不然死猶一草國強有要其端在公一身縱死魂魄猶雄義之所在億兆同膺爭之有道當昭毋暴國度至此鄰望退避君雖九死固安在地喪舟西來丹旐翩翩嗟我邦人有淚如泉有酒盈樽灑之柩前匪伊鄉里公誼在焉文告死者兼厲羣生君魂有知稍駐霓旌嗚呼尚饗

陳淵磐哀辭

陳德銘字淵磐世為霍山人霍山東南隩區古稱南嶽者也峯巒淵潔土產茶竹閉戶足給居民淳樸雖有魁碩長老往往伏匿不出咸豐間吳竹如侍郎始以學行知

名當世貴顯於朝侍郎卒後二十年淵磐始以光緒壬辰中式進士又二年甲午朝考一等授庶吉士又逾年春遂卒於家霍山父老皆曰淵磐篤孝於親友於兄弟其容貌豐厚操行淵美志趣不羣必能設施自見維吾邑之不幸乃喪茲賢來槪聞而悲之曰若淵磐者豈直關一縣之廢張耶是乃吾徒善類之替也矣淵磐以戊子與余同舉於鄉始相識未親也壬辰過於京師造其館問之霍山人告我淵磐試甫畢得家書言母病卽日南矣因道其居家狀余心敬之甲午春再見京師交乃益驩已而余報罷先去聞淵磐入翰林甚喜九月淵磐過天津與余流連者旬日自是不復嗣見國朝士大夫以翰林爲榮近今仕宦途雜雖翰林亦多窮困然車服言論大率隱自矜異霍山荒僻得淵磐尤罕絕歸里之日布衣小車不異諸生時嗚呼可謂賢矣陳澹然曰淵磐在京師既引見歸顏色甚戚仰屋長歎詰之終無言同年生多怪詫之嗚呼孰知其中之大異乎人哉乃撰辭以哀之曰

彼逸豫者何公侯連臂錯踵進盈朝獨此下士命不偫將興復跌伊誰尤嗟匪人跌

兮職實天操受命不長兮弗揚厥鑣聞信狐疑兮繼決乃駭人之云亡兮吾道其殆

山雲春生兮秋葉還飛幹爲野土兮精爽罔違二老垂白兮遺孤式微朋無顯者兮責將胡歸嗚呼在遠兮徒鬱而唏哀涕淋琅兮攬筆矢辭

兄女杞哀辭

杞仲兄之次女生於光緒癸未六月先是兄有女蓮殤杞生又多病幾危者數矣幸而不死年二十歸方彥忱彥忱母與仲嫂兄弟也杞姒馬又舅女也杞生而靜默寡言在家在父母家未嘗出戶閾與之食則食不與不求也與之衣則衣不與不欲也歸方八年年二十七得疾醫不效竟死死二十一日厝南城外齊莊嗟呼聰明才慧天予人以自存之具也而聖賢之論必曰尙德於女子則尤重焉獨無如喜才敏者生人相接之恆情茍絀乎此雖天屬之好亦第心傷之而未有以助之也若杞者其德頗合於古之所云幸而托於懿親之家不幸早夭究少憾焉惟其死父與弟均遠遊書來甚悲因作辭以哀之曰

瓊漿玉食兮腐等粃糠被文服纖兮朽視敝襠馳暉不駐兮巧拙同行殤子豈短兮百年豈長河岳有時而失勢兮日月有時而改光生奚知其必樂兮死奚知其不康尊章寬慈兮夫子懿良兩弟哀哀兮老父悽惶我解以辭兮固匪孟浪

定價大洋陸角　都門印書局代印